



虎溪漁叟集卷之十

經論下

春王正月

聖人有所作以示訓也聖人之志爲之也是故志之所至事亦至焉蓋不計夫天下之是非惟因疑義之所在從而裁制於一人而是非亦由以決定此固聖人之微權而非後之所能測也昔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於是正次王王次春而春王正月之紀每歲必書焉或者疑之謂羲和命官以來自唐迄夏皆正以四仲稽以分星歲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一

首必寅自商人建丑爲正而統一變周人建子爲正而統一變矣夫既以子爲正則魯隱元年之正月即平王四十九年之正月也於時宜爲仲冬於日宜爲短至於昏中宜爲東壁乃繫之以春者何也由漢以來羣疑互起孔安國鄭康成輩能言其故而不能究其原於是辨解愈紛而大義愈隱安國胡氏論之晰矣謂此聖人之以夏時冠周月也夏時冠周月者示後世之法夏也以周正紀事者示無其位不敢專也若然則同此歲時也同此共主也月既遵夫昭代時又從夫先王是教民以貳心也於尊王之義何能免反古之譏乎九峰蔡氏則曰商周正朔無改月亦無改也其建有子丑者彼

蓋以是月爲歲首朝覲會同頒曆授時諸大政則以此爲始
至於紀月之數猶是以寅爲首耳又據商書即位元祀十有
二月及秦人建亥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之文則孔子亦
應書春秋曰元年冬十一月而何以前書春王正月後復書
春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也此固義之所難通也後儒守
溪王氏謂春夏秋冬無定名皆因聖人爲之名商周欲新天
下之耳目既月可改安知時獨不可改乎故建子之月陽始
動而亦可爲春午未之月陰始凝而亦可爲秋愚謂堯定四
時以成歲乃有國重務也冬夏可名爲春秋將天亦可名爲
地而暑亦可名爲寒乎徒欲新民之耳目遂至侮五行而擾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二

天紀實自湯武躬蹈之又何以名創業之聖乎求其說而不
可得愚謂未作之春秋仍魯史也已作之春秋則聖經也其
爲魯之史也者周德雖衰何敢不奉其正朔其爲聖之經也
者其始不過一人之私也自衛人納康子之幣而歸孔子蓋
垂暮之年矣自知明王不作世莫宗予然大道之行與夫三
代之英蓋有志而未逮也故退而刪詩書考禮樂復取魯史
筆削之而竊定其義在後人則曰不封建不井田學校不足
以致治在聖人亦曰不夏時不殷輅不周冕詔舞亦不足以
致治也於是以其意爲之雖取魯史之三月退而爲正月弗
顧也即取魯史之四季退而爲四孟弗顧也其後隱六年無

事而書秋七月亦夏時之七月也莊十有二年無事而書冬
十月亦夏時之十月也若桓之四年無秋冬定之元年無正
月舊史豈果無是哉聖人以爲國家之變有出於非常者不
削之無以示儆也此皆聖人以意爲之弗顧也觀夫不韋相
秦當建亥紀元之時著爲月令悉按行夫夏時於是孔子曰
春秋呂氏僭擬孔子亦曰春秋在呂氏行於暴秦之時而世
主莫敢非而謂孔子獨不能以一人之意維於宗魯之衰哉
然聖人亦甚慎之也史遷謂其以匹夫而專二百四十二年
尚面之權其中多褒諱譏刺抱損之文不敢以辭見乃私授
之游夏之徒迨獲麟之二年而孔子歿矣子歿而世漸知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三

而且尊之既已尊之又惡得而罪之於是聖人始以爲一人
之私者久且爲後世之經而魯之舊史遂與晉乘楚杌俱泯
滅而非彰後人即欲考求其故而不可得宜其說之無定也
漢初猶朝以十月自賈誼請改正朔諸儒和之歷今愈久皆
一遵夫夏時雖改物而未有改朔者則春王正月之書啓之
也甚矣聖人之有功千萬世也

齊人遷紀

齊哀公荒於遊獵詩人作子之還兮以爲刺其後紀侯僭之
于周王王乃烹哀公是紀侯雖傾險而哀實有罪也王雖失
刑哀實死于國法也至九世而襄公滅紀公羊氏侈其事曰

春秋賢襄公也九世讎可復乎雖百世可也彼世藉之爲口實遂使報報不厭其反焉彼襄公果復讎之人哉即其治躬之兇穢立國之淫濫導以凌弱暴寡爲利焉遂使紀侯大去以違難荆郢播棄以從遷弱弟請廟以圖存變姬歸鄗而卒葬志亦惜矣襄若果志於復讎則前乎齊哀萊夷嘗欲殺太公以爭國矣後乎哀公者自胡公以迄獻厲內相爲賊殺者數世矣山戎又常越燕入齊伐其父僖公矣豈無餘讎可念區區弱小之紀必滅此而朝食乎即紀罪不赦然天王禮法之宗執而歸之京師可也苟欲原之或奉許叔於東偏或聽封陳於申叔可也若乃人各有親親各有讎非戴天不共周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四

官尚聽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其或弗辟則與之瑞節以執之至于九世之遠事屬私譜夫子名之曰浸潤言其陰用而不能詳也又曰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凡傳疑者置之可也夫事屬二百年前聖人猶多闕疑况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今傳世已歷九君而乃因未明之私譜滋忿以滅人國乎姑禁之禍宜其不召而自致也

隕石退鷁

魯僖三年史載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志隣災也穀梁子曰隕石後乎數耳治也鷁飛先乎數目治也君子之于

物無所苟而已石鵠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明乎天之顯道即人事修悖係之也聖人雖不言事應而事應寓焉石隕者星墜也鷓退者風烈也風雷日星之警從古畏之故辰弗集而干誅風未反而穆卜分至啟閉雲物必書吹律聽聲跋喙必察誠畏之也是時周內史與聘宋宋襄公問曰此何祥也吉凶焉在內史對以魯喪齊亂宋得諸侯而不終未爲非也私恐其言之不驗乃復退而語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命也將判天與人而二之矣不思陽之盛者惟乾乾之爻吉也至於亢極剛悔矣陰之盛者惟坤坤之爻多吉也至于履霜即戒矣豈非陰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五

陽與吉凶固天人相感之一致哉洪範之於庶徵獨詳休咎所由召良有以也若周官內史之職掌八柄以詔王治凡爵祿廢置生殺予奪皆專屬焉其秩位尊矣至于下有納言則受之上有訪問則決之今奉簡書以適下國羣公有問而正告是其分也乃跪辭以答而退有後言此行人之失辭也至於宋襄之問猶是遇災而懼焉後果執于孟敗于泓隱忍以殺天人之應如響矣豈其君之失問哉

衛人殺州吁于濮

事有莫善於所舉而亦莫危於所舉者衛人殺州吁于濮是也吁既以二月弑君更歷三時而王朝司馬不施殘執之刑

列國大夫未聞沐浴之討縱其東門之役取禾之師要結與國而蹂鄭郊是時陳蔡從之猶云弱小若宋之殤魯之疊皆掩公車千乘東諸侯之黨亦既厚集其勢矣石碯乃教之王覲爲可始以智術愚其子復以陰謀假手于陳當陳蔡方與衛睦或懾懼而不肯聽則碯其危矣或轉以其謀洩之吁則碯愈危矣卒之去危而即安天下後世靡不善其大義滅親者良由碯之忠義素獎許于鄰邦亦以陳桓之賢見義必厲在吁也則陽與而實擯之在碯也則慷慨而樂從之故右宰醒得以割其刃獮羊肩得以肆其尸制二豎若圈豚耳若五王佐唐夾日之勳非不輝赫也徒以姑息隱忍僅誅二張不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六

能戮武墨輟三思廢中宗之昏庸擇睿宗賢明而輔之遂使武韋復熾慘罹五刑幾再亡國禍至酷矣碯亦援引非次擅于立晉使遷篠之醜至于鶻奔召狄而後止豈碯與東之皆當耄期驟夷大難善後之謀日不暇給歟嗟夫國之理亂事之平陂惟大智者乃能逆計其未然而豫防其變非盡運數之所能移也

沙鹿崩

春秋載魯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晉史占之曰陰爲陽雄七火相乘故致山崩後六百餘年宜有聖女興焉至漢王翁孺自齊徙居其地傳及王禁遂生汝唐配元生成史云驗矣愚謂

凡聖女之誕興也必若星臨華渚祥集瀉汭而後陰教隆焉
稽漢祚之將衰至元成而大裂政君之賢雖于呂武有間然
呂武倡亂於其身政君鍾鑿於其後厥罪則惟均也使其不
爲元后或爲之而降年不永則漢未必亡漢不亡則莽不興
卽興亦未必族滅而嬰顯戮若是之慘也豈非禍水所貽哉
而又安得以聖女期之哉原夫沙鹿晉地也方其崩也卜僮
知國有大咎至明年而晉惠與秦穆大戰于韓遂獲晉侯以
歸幾至亡國故春秋雖不言事應而事應已具晉史豈必近
舍期年之亟變而遠引數百年後冥昧不可測之數哉嗟夫
山豕萃崩詩言著戒事非迪吉所由來矣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七

王子虎

王叔文公以夏五月卒於魯春秋于文二年書之左氏曰來
赴弔如同盟禮也公羊氏曰外大夫不書卒此何以卒新使
乎我也殺梁氏曰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皆與之也胡氏則
曰虎不書爵以天子內臣無外交譏之也夫經有書子并書
字者如王季子是也有書名并書子者如王子虎是也子非
爵之云乎與武氏仍叔之子異矣魯以王人戾止不幸至於
大故尊天子之大夫亦所以尊天子也而謂與脫駮舊館不
可同日語彼蓋惡涕之無從此則疑于私交也愚謂一涕猶
將禮焉較之體貌王臣僅贈以獻歛常禮經傳亦未言其厚

葬豈云過乎仲尼謂芻豢而無所歸則於我殯推斯義也
雖邠邦卿貳行野竇旅偶值其變亦宜恩禮務盡况叔服久
顯于周京而可避私交之嫌聽其暴露乎即云人臣無外交
而孔子生平仕魯列國賢大夫使命不且時及乎羊舌爲晉
宗卿鄭人鑄刑書忠言不且頻播告乎安在問不出境也大
抵春秋用法謹嚴惡雖隱而必誅善無微而弗錄要不失忠
厚待人之旨爾今釋經者非貶則譏求其與人爲善百不得
一焉不知君樂乎爲君者以制令而可行也臣樂乎爲臣者
以奉令而無慚也故登之善而善者勸名之惡而惡者懼乃
足多也倘稟待以不肖莫不貶之譏之一人無所容於世由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八

衰季以追論前古果悉合於至公乎抑其事莫須有意想當
如是乎或曰春秋雖兼刑賞二百四十餘年善善少而惡惡
多故後人寧苛而無縱豈知春秋之賞罰惟輕惟重罔不悉
協於中今必苛求其荒遠之疑獄持我法而周內之是尊申
韓商君爲士師先楷拳泉下陳人之手足而後橫加讞決焉
恐非聖人作春秋之意也

晉弒其君州蒲

左氏之書每有失於浮夸者君子宜正其是非而後貞邪不
至於相易原夫欒氏之於晉本爲卿族獨至於書殃累積
趙嬰方通於莊姬逆黨淫婦以戕同括惡自此而日稔矣三

卻之禍雖胥童與夷陽五長魚鱗等構成之厲公未忍於遂
事且密以告書君心猶可挽移也書因舊憾而忘國卹遽對
曰其有焉舉受敵使奉孫周以誣之卻民之梟戮遂烈矣豈
知三卿之尸未寒胥童之甲旋被厲昏暴不忍益誅且慰
之曰寡人有討於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有
君如此爲之臣者固當飲泣于高天厚地圖報稱于無窮也
乃士匄之辭弗聽韓厥之語復違操戈匠厲刺其主若牲牢
焉葬於東門之翌僅與車一乘悼公德其立已而莫問國人
和其小惠而弗討從古謀逆之賊有潛於書巧於書者哉春
秋書晉弑其君州蒲凡舉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明乎

虎溪瀛叟集

卷之十

九

書以不義結衆兇黨大盛若帥通國之人而弑之者然豈真
有怨辭哉故史云子臯構桓魯隱危欒書謀卻晉厲弑有以
也左氏過信士鞅之言謂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此
鞅有怒於欒故尊父而訕其子若不義得衆而可云德則陳
氏之施家量沃人之咏白石孰非逆德哉先儒不察亦以欒
氏暫延爲武子餘慶是固便於天下弑其君者也至欒盈結
患於州賓蓋惡之心自有所不安者豈知淫母忍殺其子反
譖以作亂焉晉政不綱自大夫出聽宣子士鞅之仇憤無一
白其枉者遂盈出奔亦可已矣乃於今年冬會九國諸侯於
商任曰錮欒盈也明歲復會十二國諸侯於沙隨曰錮欒盈

也曾不念公族之子隙起閨闈非有干于國典乃極之于所
往使莫逃於天地曲沃之叛誰寔召之哉故欲定欒氏之罪
則書之賊逆瀦其宮而輟其人可也盈雖有罪然始於譖而
成於激是時爵祿無所列於朝出入無所詔於國君臣之分
已絕矣不幸生亂由疾之已甚也厲雖侈汰僅世族鮮克由
禮者耳弗寵任之斯已奚罪焉是則欒之滅族也非盈也非
欒也天之所以報書也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從來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所以貴乎人臣者惟無以有
已無以有已而後任天下之至重而不以爲難亦不至自淫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十

於所喜否則寵利之來欲冒昧以居之未有能成其所終者
也况於至聖行事可以小效動其心乎魯自祿去公室政逮
大夫馴至意如逐君私賂大國沮其生還惡已熟矣身甫卒
而陽虎弒遂囚桓子及公父文伯逐仲梁懷秦遄等而宵奔
殺公何藐之同族季孫引領四顧羽翼已盡剪矣孟仲偪使
以報幣周社隱忍而就盟三桓之子孫亦無復能矯舉其政
者向之炙烈安在哉况侯犯南蒯不狃公鉏之黨又蒸蒸以
繼起也是時定公差能自立以孔子爲司寇革弊維新州仇
樂於墮卽季孫樂於墮其成雖爲公欽處父所沮然黨與已
孤復生亂矣方夾谷一會齊人目中久已無魯俘而于盟

兵而偏好舍孔聖何以壯我君之威而折強隣之氣哉齊景
悔過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豈非聖人之盛德容貌有以相感
於至深哉然在子則弗以勝任而愉快也天若祚魯東周可
爲乘君臣際遇之奇效盛朝德讓之美文武成康之業犁然
且復興也無如鄰邦間之世臣忌之聞人辨士肆讒謗以擾
亂之其君亦不能以自主矣我躬不閱安望治理有成哉至
於鄆謹龜陰之歸胡氏謂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續也春秋
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曰觀於天之未喪斯文夫子久
以天自處此亦何嫌之有歸哉淺於窺聖也以聖人之眞信
思順國軍先天而弗違而亦何敢援天以自信即其功高莫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十一

麗位極人臣猶且推邁德孫碩膚退然自立於明農復政之
地豈以區區汶陽數井復其君之所固有而遂長其矜心哉
其書好會於前而即書歸由于後者明乎爲積辱之主一稍
振其紀綱使四隣聞之而知戢本國藉之以自強勢尚可以
有爲耳若自序之以爲績而惟恐衆沒其善焉則是大聖之
器量曾管敬仲之弗若也又何足侈焉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善窮經者據經以求理理有所難通則因傳以廣其意及夫
傳說之繁蕪無以決定其猶豫則又宜知人論世以想見夫
古人之行事其有不合者鮮矣春秋三傳之作說者謂左氏

艷而其失也誣穀梁婉而其失也短公羊辨而其失也俗然
左雖失誣有未可以槩例者如經書齊人執單伯又曰齊人
執子叔姬一則曰齊人再則曰齊人書之重辭之複所以深
惡商人之弑逆僂辱王朝公卿并及未亡之君母曾無顧畏
焉左氏與仲尼後先同時或云其親受經於孔子作傳以授
曾申觀其詳著此事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
齊曰既殺其子焉用其母冬單伯如齊請姬王命也齊人弗
顧而執之并執叔姬無異辭也公穀乃突以道淫委罪單伯
與姬而寬商人弑逆之誅叔姬既歸又加以有罪此或商人在
當時自知惡極而莫容造爲蜚語以害正二氏不察遂據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十一

傳聞而濫書獨不畏天道哉夫單伯以天子貴臣奉簡書之
重而入亂人之邦其中不無戒心焉安敢肆行其無忌且昭
雖見弑叔姬猶然以執斃寡母獨處宮闈齊雖侵辱王人方
其始至亦必巡宮填館處之客舍單伯亦何從得聞而相與
狎昵夫姬也其後季孫行父復如晉欲因晉請齊而歸伯與
姬商人始懼討乃以元年六月歸單伯十有二月歸叔姬其
執也同時其歸也異月雖喪心之賊亦知別男女遠嫌疑恐
天王與大國興問罪之師而得藉之以爲詞夫以商人所不
爲而謂單伯爲之乎不數年而死于郕歟閻職之手納諸竹
中國人弗問二人乃得飲酒舍爵從容以奔春秋恕之沒其

名而不書但曰齊人弑其君商人明乎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雖不假天王大國之兵威舉國皆得而殺之此所謂善善而惡惡也不有聖人之筆削何以垂戒于後哉

晉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

善御敵者非徒制勝取威恃吾强大足以震之也惟反之於理而能憾若有所愧揆之於勢而能休若有所畏則雖百勝足以服其心彼且安焉而不吾疾此霸術也而王道寓其中矣昔寧之戰三國大夫與曹世子淫逞其怒撓敗齊師至于艾焚雍門車侵東海亦太忿矣迫納賂請盟晉景方有愧于叔子入質齊人東甌之失言又聞齊頃公戰敗而歸吊死問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七

疾七年不御酒肉亦畏其蓄怒仇我甚也私欲紓未然之難故既許袁婁之盟又復約諸與國盡友侵地魯人束手歸汶田而後已亦揆之于理若勢兩有所誦故不得不樂從晉以與之也先儒謂魯假兵威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界于天王取之不以其道夫復祖宗故地惟力是視力可爲雖勉從之不爲過非取之不以道也若云不正疆理于天王則謬甚當時周轍已熄取禾麥爭佃田甚則射肩問鼎而無忌已且不遑恤安望威行侯甸乎又責其田復歸齊云歸之不以其道彼季文布私言于韓穿亦至悉矣而穿必不聽將何道以留執之即抗晉又况齊取不旋踵之禍也况貳而伐柔而服

待仇方窮寇且然獨不可施之兄弟友邦乎其後諸侯雖因
此背晉及同盟于蒲范文子亦舉此言以折魯人而季文子
不能答良由其辭之輯也大抵鞏戰雖忿作難者僅列國大
夫爲之始禍耳若丑父華泉之取飲卻克勸君之赦命國佐
背城之直辭齊項堅忍以圖存晉景釋怨而歸地君臣上下
之間莫不有義以相率而復有禮以相接猶是春秋之善道
未可輕議其後也

吳入郢

春秋拓舉之師伍員鞭辱舊君或疑已甚愚謂不然史載楚
君暴虐首推靈王不知平王穢惡尤浮於靈子圍設服離衛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古

以來雖久懷無君之心然圍之爲人也僅弑却數棄疾初入
則弑虔復弑子干矣虔未戮懿親棄疾殺其君之子太子祿
公子罷敵復殺先君之子肱肱矣儒者因經書公子比自晉
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不詳玩經旨遂以弑君歸比而寬
棄疾之誅惟穀梁氏深明比不弑君者有四蓋以此自外入
偶值國有弑君之舉皆出于棄疾所爲耳虔之暴在於滅陳
蔡凌中夏至于信讒如酬殺子淫婦屠戮忠賢則未若平王
之甚也員以父兄大仇誅淫虐之獨夫世亦安得訾議之乎
後人以吳師入郢藉館班官歸罪勾吳君臣謂員必力諫而
不聽因惜闔閭知員而不能盡其用彼夫差驕盈之妾肯虛

心以受直言乎獨憫智勇如員不能善全其終徒使忠良爲
之太息者以其主之勝會稽盟橐臯伐魯救陳爭長黃池意
氣矜盛可云壯哉艾陵之戰大敗齊師越人來朝又復從火
夫差昏德虧更懷奸而諫不從臣力竭矣明者知難而退爲
員計者早挈其孥以行如范蠡去越樂新辭燕章蔓技以較
走宮之奇以族奔彼獨非賢者乎內既自全其身與家而外
不累其主有殺勛舊之名君臣父子豈不兩義俱安哉柰何
主方仇齊思覆亡之不暇吾因使事而出乃私屬其子于鮑
氏且冒姓王孫大夫無境外之交其義云何既已身蹈嫌隙
雖英主猶不能無疑而欲免于夫差宰嚭之朝必不得之勢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十五

也

從祀先公

季孫意如父懷無君之心因啓臺之請弗遂於焉逐君致昭
公出奔次于陽州歷于齊晉唁于野井饋敗于鄆寓于乾侯
七載而不得歸七月而不得葬梓而復絕其兆焉九載弗祀
鬼其餒而季氏之罪通於天矣陽虎執國命而後公始得祔
祭于太廟故三傳曰順事也貴復正也予謂虎能公是道則
一舉而魯可以霸何也桓文有功于當時者在於責苞茅盟
首止定襄王之難而後王室始尊耳夫天子失其威靈匡之
者爲有功則諸侯失其威靈扶之者又豈宜有罪乎春秋書

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說者謂事出陽虎見其情
逆不知聖人於此盖有大不忍焉其意盖曰九年之廢典魯
之臣子無一人敢議舉者而特出于竊盜之手所以深愧魯
人也而於虎奚貶哉至云不書禘事與時日者盖以事出于
曠日歷年而後舉雖欲書之有不忍詳焉者故寧畧其事以
愧魯人也若謂因虎之故而不書則既已書其事矣何必復
斷其時也其後虎奔晉趙鞅用之而不疑夫以簡子之中材
猶足以用虎使得聖人以御之則虎固材力絕人者制其奸
以錄其長於以相助爲理焉魯其幾于興乎惜虎之暴戾不
終子所以深絕之也觀夫弗擾之召子猶欲徃亦原其情叛
季而非叛魯也擾既奔吳猶繫心宗國不忍覆亡豈非聖人
皆欲得而用之者乎至謂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非天
下之公言也乃韓皙大夫之言也列國大夫之勢成而齊貸
之遷海上俱酒之爲庶人其事有必至矣于季氏又何尤

晉趙鞅帥師

聖人之作春秋也是曰是非曰非既無進退難明之見而亦
無游移兩可之辭觀於衛輒拒父夫子於哀之二年特書晉
趙鞅帥師納世子蒯聩於戚矣曰世子正也晉以世卿帥師
亦正也平隣亂亦正也雖與他公子出奔得復國而書歸者
異其辭而變文曰納亦以志其復入之難耳然要不失夫至

正則已矣至於圍戚之師首罪國夏次及曼姑夫非罪其不正歟以助輒者爲非正則納蒯者爲至正矣又何待求仁之對正名之舉而後有以見聖人之心深切而著明也哉昔狄人之滅衛也齊桓使公子無虧出戍而徙其遺民以渡河衛人困之以忘亡詩人所以美木瓜春秋所以與桓公之義也鞅之叛晉陽戮賢士雖不得與齊霸並列然此舉猶爲言順而冀事之可成矣先儒旣責衛靈之庸昏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本也而復罪鞅之納蒯爲不知義更有稱曼姑爲伯討者是豈聖人作經之旨哉善夫穀梁子曰衛事而首書齊國夏子不圖文也不繫戚于衛子不有父也蘇子曰贖非世子而書納世子者成其爲世子也於此而是非曉然矣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七

魯陽

或問魯陽揮戈力能返日陽乃何代之君子乎曰據春秋自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歷十二君無陽公也前乎隱者由元公至惠公一十三君有煬公而無陽公煬乃伯禽子祚短無征伐之舉僅一築茅闕門而已後乎哀者由悼公迄頃公見滅於楚姬公之祚不祀忽諸傳世九君無陽公也郭景純遊仙詩云愧無魯陽德向日向三舍似亦實指其人不

知魯陽者縣名也昔劉累之封邑也迨及荆楚文子守之與

韓穰難韓圃魯陽山中戰酣日暮遂著返景之誠縣屬潁水

東漢世祖與莽將王尋王邑大戰昆陽渚水驟溢人獸溺死
遂殺王尋潰莽兵王邑嚴尤等僅乘尸而渡地在河南南陽
之間去山陽之魯遠甚歐子春秋論謂左氏書尹氏卒即隱
母聾子也公穀二氏則曰天子之大夫也胡氏亦云即家父
所刺之尹氏也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與或爲縣名或爲
人名何異

桑經翻註
顏明洪識

月令

呂春秋成懸其書於國門曰能易一字者賞千金是時秦
人積威之所怒卒無敢議其非者以今觀之其月令十二
篇頗有益於時數然皆周書而呂氏竊之也故漢儒採入禮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六

記廿餘廣譬曲喻雖爲立言者之要亦必不離於理不違於
度乃可法於後世也今云密須之縛主孫申之笞君此其犯
分齊化之大者果何所取以垂訓乎至於孔子以六尺之杖
喻貴賤辨親疎使人謂聖人之教皆迂鄙而不切於事情者
何其視聖之淺也尤其謬者楚囊瓦以一馬一裘之故羈其
二國之君使之三年而後反蔡人請命於周率十八國之師
侵之而不克請命于吳而後克之於栢舉遂至寡君親出大
夫悉屬百姓離散微申胥秦庭之哭則楚幾不祀矣爲子囊
者上之不能如英敖之斷脰次之不能如蒙穀之負典僅乃
奔鄭以免而不韋猶盛稱之以爲荆之立國四十二世常有

韓谿白公之亂矣鄭襄州侯之避矣獨有臣如子囊之節非
僅厲一世之人臣也豈有當哉以不韋之立言多誕如此曾
莫敢改其一字宜夫赫赫強秦潛移於衽席之間而究不免
其身焉豈非智巧不足爲哉

用民之力

三代之愛養斯民也歛惟從其薄事必舉乎中故爲大作于
上者無廢而不理之弊而下亦不至于殫其私如王制所謂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豐年則三日焉中年則二日焉無年
則一日焉當時魯衛齊晉皆稱千乘之國以田賦計之包氏
謂八十家出車一乘其甲士卒伍牛馬兵械糗糧之具恐難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十九

給也馬氏斷以八百家出車一乘爲然則千乘之國其爲家
也八百萬歲終而用其力止於城郭官廟塗巷溝渠之助若
新延廐則有譏新作南門則有譏兩觀雉門之修則有譏未
敢非時妄興一工也以八百萬家而歲用一日致力者二千
餘萬於事靡不治矣至周禮均人掌牛馬車輦諸力政凡均
力以歲之上下與王制合但名之爲公旬後之解者泥於每
歲冬月有九旬豐年旬用三日則三冬應役三九二十七
日中年無年以次減焉夫古者師田簡稽以迨力役之征無過
家一人而不濫致夫餘子以八百萬家而歲冬家用二十七
人是每冬而用億萬萬工于國中推之王都萬乘加倍從焉

豈非殃民之尤哉彼塗巷溝渠諸務僅歲加修墜而城郭宮廟又未敢時撤而更新何用此多力爲也愚謂旬者非旬朔之云也易繫之過旬水經之由旬皆不言朔則此云旬者即宜如易作均故掌之均人言公家均役歲惟三日正同符禮經爾若後之晉構虎和楚建章華齊有過臺衛築籍圖皆衰主滅棄周典溺于宴遊其使民也酷烈矣况乎秦之阿房長城隋煬征遼之舟赫連統萬之杵尚忍言哉追思子來之誼益感先王悅以使民而民竟忘其勞也

檀弓

聖人惡夫作俑者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况於納壙之慘尤而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三

歟之復用子車三良以爲殉使國人興哀于黃烏乎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可奪其善人乎我孝皇鞠情以禁之其果堯仁如天哉觀陳子車之死於衛也其妻與其家大夫痛其莫致養於下將謀殺人以爲殉陳子亢之對之其辭也緩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疾當養者孰若其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焉至矣仁人之言哉使當時執非禮之說以力爭必不足勝習俗之所移惟加諸謀人者之身則勢將懼而自止矣其後西門豹因河伯娶婦但殺奸巫而頓革其害其仁術大畧與此同予嘗疑子亢之學術

見於羣弟子私相答問者凡三俱無足述獨此一言以爲智是知遊於聖人之門者雖庸才亦未可以易視也

舊館人之喪

夫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駟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駟脫駟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至漢王仲任於子貢門人之喪未有脫駟之語遂疑夫子賻館人而惡涕之無從至顏淵死而哭之慟其涕有倍焉者矣及顏路請車而靳之以爲車可惜而馬獨不可贈乎駟可解而服獨不可脫乎此固億逆之私究則聖人

虎溪淵叟集

卷之十

二

之行事有難以恒理測者如榮叔之歸舍且賙遂乃累及于天王伯高之將帛與馬因之深責夫冉子大抵喪禮厚薄必稱情爲節非意計所能度也或云濟河兗州之間地乏佳卉故季孫植檟豫妨不虞路請車爲柳非質此以易彼也與命車不鬻於市異理或有然原夫吉乘不可爲凶器故婉以徒行拒之不然聖人何愛此區區哉夫子歿後魯人藏其車於孔廟漢鍾意爲魯相命工修治獻帝時廟災遂燬于火是時逆曹篡竊斯文道喪先聖弗歆其非類故藉天戒以誅之也

士冠禮

儀禮十七篇得自漢高堂生數傳至於后蒼乃授之二戴戴

記者爲冠義雖云冠於阼以著代黜於容位三加彌尊字以成人其於禮也僅矣而莫詳於儀禮具載經首其曰士冠禮者明乎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哉至於公侯冠禮亦有復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故天子元子諸侯世子皆以士禮冠也然此特言其概爾若春秋趙文子及武氏仍叔之子則大夫適子幼而世爵者有冠禮矣魯襄公四歲即位十二而會晉侯侯曰可以冠矣武子對曰君冠必有裸獻之禮金石之樂今寡君在會未可具也乃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以同姓也則諸侯幼而即位者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三

有冠禮矣成王冲入踐阼未有既爲天子猶可冠以士禮者則自有天子之禮也三代而後其禮若存若亡朱子著爲冠禮圖式凡筮廟戒賓陳設服器悉本儀禮方初加而櫛髮合紒加冠巾而深衣納履也即儀禮之冠緇布玄端爵鞞而出房南面也再加而着帽服皂革帶繫鞋也即儀禮降受皮弁素積素鞞而蓋飾其容也三加而幘頭公服執笏納鞞也即儀禮降受爵弁纁裳屨鞞而濟濟其儀也有元奚冠吾鄉吳文正虞文靖猶能行於家翰林承旨曾巽初猶能行於京皇慶至治之年斯禮固未泯也予生也晚尚及見彼都之容十七而冠未能遵孤子之制或北面而拜阼階或舉鼎而陳門

外然猶告於家寢宿於親賓醮於伯考受慶於宗族焉予俱
誦三禮之遺文叅羣賢之註疏見其續續繁會者若此能不
追思姬公制作之盛哉

前後兩截曾子固多有之漢識

士昏禮

昔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子既告以合二
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他日又告公曰冕而親迎親之也
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大也若是乎生人之始
萬物之原固有欲輕而不可得者哉儀禮所記如始扱又扱
授老鴈以納采問名也角柶面葉束帛儷皮以納吉納徵也
衾寓設洗以請期陳器也親在而贊婦醴則歸俎于婦氏人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三

親沒而奠嘉菜則拜扱於几東席今雖奢儉殊而已有得其
近似者但有與古爲異者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故詩人致咏
于桃夭今之卜期者多以三冬古婚禮曰昏以昏爲期取於
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以爲商謂商訂夜漏而始入也今則
多昕而鮮昏便俗從宜苟非甚悖仍衆可也周官門內之制
尤詳后妃多賢復兼備保姆之助淑女既降又有嬪婦女
史之規所以掌其教贊其禮詔其媿匡其過無非輔道以成
化是以內德茂焉獨於戴記云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又云
取妻不賀然關雎之詩既曰琴瑟友之鍾鼓樂之矣豈非樂
器之至備者哉而胡云不舉也豈文王有遊行歟又曰式飲

庶幾式歌且舞此車牽宴樂新婚之詩也禮亦曰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鄰勿友矣夫非召此慶賀之人哉且古人燕飲不廢歌嘯亦安能三日寂然以無聲之聲列于新婦之堂哉此固漢儒之謬也朱子以六經之中凡離婿入門及禮婦之等各有圖說以相稽皆近今所易行者後世風俗日敝不能名慎夫聘納或慕富貴而取戾或較財帛而被給如溫公所戒宜預防耳至若王建詩云太儀前日煠房來唐人已煠房矣然實始于晉士風流典午既渡大江東西漸被特甚高望秉禮之家一正其弊無爲習俗所移彼蓋以饒爲媛誤於女家三日饋食之文而致然也

友之樂之謂此人此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十四

德宜如此耳非當日儀注恐啓後人辨駁之端洪識

祭禮 附

喪禮之所云終祭禮之所云始于儀禮及虞卒哭而後即專隆祀事迨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也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也中月而禫吉祭也仍未忍以某考某妣配雖嘉薦普淖而哀猶未忘也周官九祭典儀具備戴記祭統祭義更殷殷於十倫爲盡制今且如之何哉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薦也者薦其歲時所產不能具牲牲也儀禮有特牲饋食之文猶不詎日以士賤職褻遇服即祭不能筮日行事也與少牢之禮異矣予宗本仕族執筮薦歲於九族祠堂得用

少牢之禮今時祭雖難盡舉然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於
歲終有臘祭則效時祭之一也但洵經變亂人非淳古族之
財有力者既不能捐貲助祭不肖者且多侵漁舊租至三獻
之禮猶不能具僅存十一於千百孝子慈孫能不顧念而傷
悲哉清明則率子姓祭掃於墟墓分胙於祠堂朱子家禮已
增爲墓祭陳饌之圖惟致堂胡氏獨以爲非古不思子路去
國顏子猶教以哭墓而後行漢明帝始謁原陵悲不自勝率
百官胡客以從奠遂乃甘露降而感慟生斯禮亦何可廢也
予生不辰期于壯行弗遂中更變亂決志歸農後蒙舊臣交
薦錫命重頒雖辭榮未就亦得從乎大夫之後每思族祠所
志也夫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五

喪禮附

儀禮制爲喪服自斬衰至總麻百有二十八條復詳於士之
喪禮周禮大小喪紀六官分職並任洵乎二戴有三年問曾
子問喪大記喪服檀弓諸什多採漢儒集疏要皆申明儀禮
特進而加詳爾世之衰也奢儉失中器服違制哀不足而致

飾有餘馴至唐博士蕭楚材謂大喪非臣子所忍言遂焚貞
觀國卹篇以獻諛罪至渥矣朱子考古式今制爲家禮亦鮮
能率從者親方氣絕而行復禮升屋以呼捲衣而降此古禮
也今廢已久惟客死者假僧道爲招魂又以奔喪至家見屋
脊爲不祥棄親柩于中野此惟城居有門禁而不得入者乃
預設次郊外爾今則鄉市皆然餘姚德成孫忠節公死宸濠
之難孫夫人迎柩入自中門升於中堂其後嗣尊顯無比禮
失而求諸婦媪不亦哀哉其將發引也有朝奠之禮以遷柩
告有既夕之哭以朝廟告今則變爲堂祭愚謂父柩可宿男
賓若母柩則宜請有婦德者以陪奠蓋男女幼不同席豈死

虎溪瀟叟集

卷之十

三

而男客可與女主循饌酬醴乎此亡于禮者之禮究非古也
及發引之儀功布雲裳多不知設靈車明器畧而弗從徒繪
人馬之紙形雜僧道之紛擾則何益之有既葬而虞祭禮莫
大焉柔日而再虞剛日而三虞典莫重焉今則變爲七七追
修廣佈佛事畫地爲獄孝子捧恩親之木主無罪而納諸深
重之囹圄然後哀祈僧道拔救脫網鏡鼓譟走滿堂兒戲不
孝之罪通於天矣既虞卒哭將有祔廟之祭然在殷周之時
遲速已異今則不可問矣過此時節而有祭生辰而有祭歲
除而有祭禮非不盡而情非不竭也今皆畧之獨至來歲元
旦競降尚乎新席犧牲粢盛旅百盈庭春煖日麗暉穢四達

果何所考也親族奔趨再弔再奠再醴賓而謝客此徵於何
典也夫喪事即遠而無近親若終於今歲秋冬來正始且亦
云改歲天道爲小變矣人壽終而鬼事始可祭也不可弔也
親或終於今歲春正至來正爲小祥即初忌也凶事遠而吉
事近矣孝子練冠以視濯男除經而女除帶其祭也主人濟
而衆賓兄弟皆啐矣尚可再弔再奠再醴賓而謝客乎或甲
年親亡喪主以遠遊未歸至乙年發引迨丙年正旦復陳新
席是已侵大祥之月矣即再忌也去凶事愈遠矣孝子且吉
服而筮尸其祭也主人啐而衆賓兄弟皆飲矣又可再弔再
奠再醴賓而謝客乎是重受弔也是擬于再死其親也不惟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七

不忍且不敢若將軍文子既除喪而越人來弔此外國遠至
豈隣里鄉鄙云爾哉嗚呼俗習移人賢者不免苟違於禮縱
令有其舉之從而廢焉可也

禮記周禮陳殷置輔

今之行文者每以陳殷置輔用於大臣宰相之題蓋以爲師
保疑丞之輔也不知周官太宰之職凡殷輔之秩每列於牧
監參伍之倫其位最早殷則謂衆士也如上士中士下士之
類輔則謂庶人之在官詩云無棗爾輔言若車之有輔耳故
三百六十之屬必有府史胥徒以爲之輔不能一人獨理也

箋註原不錯時文用
錯耳似不足辨漢識

內宮之制

鄭康成註周禮羣妃御見之法先卑後尊女御八十一人當
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
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遍望後復然升庵楊氏鄙鄭以爲一
人之身一夕九合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爲而謂聖人有此
制乎然按禮女御即昏義之御妻也初不言其數椒丘何氏
以爲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當時取以充御無則缺之愚
謂禮云當夕大抵如後世官制凡學士入禁直宿之類陽教
之與陰教俱欲得人共理爾豈必嬪御一夕至于九合哉若
徒泥鄭說使聖人良法美意反爲宣欲導淫者所藉口如齊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六

緯金亮不足論若宋之度宗每夕浪御無算次早諸嬪謝恩
者至三十餘人此又緯亮之所未有者雖欲身不喪國不亡
可得乎制不錯註亦未錯
用修疑錯爾英識

泉府

國服爲息之說本於周官之泉府因凡民不得已而有貸者
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
宋王荆國因其法以行青苗及其不效胡致堂輩遂力詆周
禮之病民以爲非姬公之書後之解者乃曰所云國服蓋還
本之後使服役於中國各有口數以爲息非貸錢而取利也
其說尤爲牴牾既曰國之財用取具焉非取具於其息而誰

取于若云服力役則與取財用何涉乎且公旬之法專掌之於均人豐年則用三日焉中年則用二日焉無年則用一日焉縱有興作不乏民力安得復取於國息乎古人封建井田學校肉刑諸大政有斷可行於今者有必難行於今者有參酌用之及久而究不能無弊者非聖王之過也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惟有心於世道者補其偏以究其弊因夫民心風俗之所安而已不爲之私焉夫亦可以爲治矣何必專泥太古哉

赤友氏

周官赤友氏各職之設卽墻壁間蟲蟻之狸藏者必塗灰以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元

攻之毒灰以洒之夫蟲已伏穴更有何罪而必窮治其根柢至曹武惠冬月不肯動拆墻壁以爲恐損蟄蟲本後儒之說則武惠遠勝周公豈其然哉大抵先王之制因其大而不遺其細生殺予奪無非除民之害而衛其生若武惠之說近佛氏之迂鄙必執之爲辭彼幽風索綯乘屋凡土事之作必在寒冬蟄伏之時其於政體不更有所傷哉學耆仁心爲質用慈用忍民物各有差等不至混施苟法有所宜加雖方書以除妖鳥攻禁以去蠹物牡鞠以杜毒躄炮土以絕水螫皆斷然行之而弗疑故曰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非吾儒之仁張乖崖展到羊之經乃異端之教有深識者自能辯之

尋常

今人大畧之言輒曰此尋常事似無深旨然考工記註云古者八尺爲尋倍尋爲常二字之解蓋本於此以見凡最平極易之業必有尺寸量度其間未可忽也故晉却至之聘楚對子反云世之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亦以當時爲丈尺之地而謀動于戈攻伐不息致民生之日蹙也

孝經

聖人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傳世立之學宮又有載事若左氏之詳釋義若公穀之精輔以可久惟孝經乃顏芝所藏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三

孔安國復有古文孝經後尋失之河間劉炫又從而表章之遂分裂庶人曾子之什增加閨門之章後人疑爲炫作非安國舊本朱子見胡衡山之議亦商確于程沙隨汪端明諸公謂此書中多傳會今欲過而存之寧尚顏芝舊本無爲劉炫所惑可耳觀孔曾問難專於言孝自天子至於庶人子臣弟友之理莫不備焉以馬融之黨和害正大不忠於乃君敢作忠經以擬聖其真無忌憚者乎昔河間獻王問天經地義於董子董子對曰天播五行於四時從而生長收藏猶父之所爲子奉承而續行之此天道也地出雲起氣爲風雨而地不敢有其功必上之於天者從天降然此地義也以因心之孝

舉水火木金土之生尅以爲對似流於數然陰陽五行未離
天地之正理固爲儒者之言也馴至七緯方輿謬托爲孔聖
所演至孝經而有援神契鉤命訣又增以左右契威嬉拒紛
紛藉藉誕妄不經皆創於夏侯良輩因之符命作而僭逆在
禍且中於人國矣宋儒盡芟九經正文之謬引而僞書漸熄
今山林術士徃徃有崇信者深心服古之賢務宜力絕可也

水經

詳甚
傳識

自夏書列九州之貢莫麗夫山川者凡刊旅滌源悉會歸於
四海後之言平治者弗可加焉復有山海經二十八篇所載
殊流絕巘草木魚蟲使見者疑懼其迂誇慕者移情而長驚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三

至郭景純輩猶深悅之以爲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夫知
其所知則得矣必欲知其所不知則吾識先眩矣縱能設畢
方負械之辨決兩面長臂之形亦何益宅中文物之治哉此
當如汲郡竹書與穆天子傳類視之耳至漢儒桑欽疏爲水
經言質而不浮條設而不紊然非酈氏之詮解猶未能顯其
旨也今觀道元註遡洪河之播導則懷陰引度九流分遊備
詳其沛迅也論汾潒之橫溢則五鹿之征轍管岑之襄波皆
窮其浩瀚也憑漳濟而求源則由發鳩以迨上黨自王屋以
至薄姑崩奔之形接矣歷粵湘以望洋山迴而人跡長阻渚
靜而漁泳恒幽負帶之勢渺矣涇渭汝潁之交縈而河圖王

板之瑞流烟纓帶之奇衆川結音於鳴注百派寫態於澌流
見者爲之心承焉江淮漢沔之環絡壁或孤嶮以雲高泉或
清冷而湧沸神因會昌以建福人駭沂沿而御風對者爲之
神超焉况巖嶺溪源之備載城館碑碣之畢收洵美麗之觀
哉其足議者如新莽竄逆盡改卽邑名號致一時典選文移
茫昧難稽在莽世已自苦之今乃紀載靡遺此雜冗宜刪也
生長北陲未歷南服江浙吳楚乃巨浸之都居僅志瀨廬斤
漸諸流而支條弗暢此缺畧宜增也至若尊魏操爲武皇斤
蜀主之姓名雖先儒不免奚責焉且其時黃河之轉徙未南
徐揚之運漕未濟世代漸更稱謂相亂如東海方丈亦有崑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三

崑之居西州銅柱亦有九府之治皆難於釐正者後之君子
有能由經行而訪名跡因載筆以廣輿圖爲此編之續焉固
所願也若升庵楊氏謂今所刻新經誤以立碑樹桓爲樹柏
山名枉人爲柱人弱年崽子爲女子熒山刊石爲焚山宜改
其謬亦稽古之助與

齊桓

讀詩至木瓜之章解者概以淫風釋之每不滿意序以爲美
齊桓庶幾近之然未若今之論者以爲深刺衛人殊得其旨
桓之霸業不無可議獨於撫立殘衛使之忘亡雖王者舉事
不越斯矣桃李賦贈猶答瓊琤乃桓沒未幾而衛人乘亂遽

伐其喪忘大德而修渺釁於是爲蔑人理矣永好之謂何而可弗篤斯詎哉後世變亂無常流離感於君父恐懼歌於友勿事定而不思報則刻薄寡恩之行矣然報之而不適其分恩及於匪流情垂夫私昵往往昔之爲我德者寵之太甚而溺之太過其後反釀無窮之禍可不鑒哉觀漢光武之於馮異也共歷艱危出險以後追思一粥一飯愴心河北圖報維勤異既蒙恩益加謙讓上下無嫌隙之私功成泯矜伐之跡中興之助洵云偉矣宋高宗亦嘗語宰執曰向自相州渡河荒野寒凍燒柴借半篋五盪湯燒飯茅簷下與汪作彥對食今不敢忘也故踐阼後大權悉以委之力戕正人堅持和議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三

南渡之不復有中原者雖成於秦檜實始於汪黃是則均一報稱也光武以貺忠直光隆業而高宗以狎和佞蹙舊基同事異施今古浩嘆然則御天下者思有所加而必漸防其溢情有所止而不使至於窮庶知人之明不爲近倖所移也

晉文

晉侯伐原原將降而去之苟吳圍鼓鼓人以城救而不納或曰所以昭忠信也予曰此霸者詭術豈王者之盛事乎夫既知叛降之宜却何如不伐不圍之爲愈乎其意不過要示信之名使之屈服而無外此與宋襄之仁義何異但宋人以敗而晉人以成者蓋國有強弱敵有堅脆誤用之而即非也若

夫王者之師綏柔服遠苟其敢行稱亂則大師克之可也何有於阻隘鼓儷之累乎後之祖此智者謂足以愚民而適所以自愚矣何若務於正勝者可必然而不惑也

管子

世之稱管子者必曰天下才然辨天下之事者不惟貴有其才而尤貴有其識才足取濟于一時而識乃能豫窺于累世缺一於斯未有行之久而無弊者觀仲之相桓設方畧審勞佚五家之兵魚鹽之利皆足鼓動羣心使桓之伯業爛然非其才曷克致此也惜因陋就簡其君則險污淫汰皆謂不足以妨治在已則家崇臺坵市設女閭俱蕩然而無所忌猶謂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三

區區霸術不足咎也若識之昧於善後者莫大於詭隨其君屬太子于宋襄爲大喪其天良耳葵丘之會無易樹子史稱其于洮于首止皆有翼戴天王之美仲能使君下堂拜胙豈宜不踰年而忘之立子以嫡無嫡立長此常經也桓既無嫡則當立長舍無虧而其誰桓愛孝公自知幼而失序恐國人不服托之強隣仲乃阿助雍巫豎貂乞立無虧公又許之主心昏耄兩無適從仲倘以禍隤喻猶可轉移克長克君正名定分戲括之閱自可潛消仲雖身死羣小自恃同立新君固寵戀棧豈有空宮塞竇之禍哉即宋興次胤之師亦可以大義誅之也如必不退桓之恩威尚在人心狄人猶知救喪况

同盟友邦號召赴難勢必樂從頓兵持久坐老宋師與國環
集聲罪致討宋襄能不惴惴乎以羣小之所能爲仲乃不能
反長其君之過而伏變亂于無窮豈惟乏善後之識即所謂
才者安在也彼仲先桓死乃仲之幸而桓之不幸耳使其不
死則諸公子爭立之禍不中於桓而且先加於仲矣即欲自
全以沒世豈可得哉嗟夫凡謀國者偷取一時之便而不爲
久安長治之計未有能自免者也然則聖人以仲爲器小者
度其才亦似小有才者耳豈深明于天下之大道哉

孔子世家

仲尼既沒典籍咸灰太史公做春秋之遺編集殘書叙帝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五

以本紀次公侯於世家公卿大夫文人說士則載之列傳此
其例也先儒王氏謂孔子無尺寸之柄列傳可矣世家奚爲
以仲尼之道處之世家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不從而小此所
謂自亂其例而進退兩無所據也其言似矣愚謂遷爲是書
雖本於發憤而成後世定有賴焉其以本紀繫帝王世家稱
公侯列傳序卿士此例之正也有爲帝王不終而亦繫本紀
無尺寸之柄而亦稱世家無半綸之縮而亦序列傳此例之
變也春秋之寓褒譏書爵書字書名非其例之正乎或有事
之所宜通而不得滯固於一隅則例當書爵書字遂貶而稱
人例當書名竟進而書爵書字此其例之變也故曰定哀之

際多微辭而春秋之書有變例非聖人不能裁之也秦漢而後五刑之服有律有例以佐律之窮也周內之吏或借例文奸矣而終不廢其制者蓋惟其人不惟其法變而通之與時宜之不得以其人之謬易其法之善也如謂孔子之道帝王可也然身無虞夏商周之統而與之並名疑其僭矣謂列之以傳宜也然事非管韓申商敢儼而與之齊稱疑其屑矣僭耶屑耶皆非孔子所安也不得已而世家之此亦其例之變也據史遷述成周之世家十有七首吳尊太伯之至德也終孔子尊仲尼之至聖也秦漢世家十有三首陳涉美其匹夫倡義於天下身雖不終而所遣王侯將相竟滅暴秦以歸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三

於漢也終三王羨其承秦廢封建之後下令稱制乃能崇建周親爲世蕃輔而表茲三社也豈非其特筆哉若孔子生於尼丘長於闕里教於泗上老於昌平之鄉葬於魯城之北雖率野之興嘆終還轍以息陬蓋始終未遠於家焉邵子曰匹夫以百畝爲士大夫以百乘爲士諸侯以四境爲士天子以九州爲土仲尼以萬世爲土至今登先聖之庭睹其廟堂衣服禮噐私心且向往焉天下后王君公以至嚮貳大夫有土者衆矣究之泯沒而無傳焉孔子雖無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必不啻於十世五世三世之失其以萬世爲土者即以萬世爲家也固宜安得謂自亂其例而至於大相牴牾也哉

洪向常駁遷之失例在羽本紀涉世家介甫何不於彼是議而於先聖致疑今得吾師此論不特尼山以萬世爲土而涉亦以首事著功真高出尋常萬萬矣
涉竊謂孤竹公子亦宜世家

葉公

易言直方大書言平康正直詩云正直是與是直乃質性之本然皆得因任其所宜而不流於僞也若葉公之問直殆有感於楚平父子聞乎平聽無忌之讒身效蘧條廢太子建而立軫三楚臣子皆不欲隱其惡特諱尊親而問吾黨諱攘秦女而云攘羊以羊者陰類也免爲少女爲妾爲羊歸妹承筐無實剖羊無血皆婚媾之醜也楚建不幸值此豈無幾微之怨見於師傳前者故無忌乘間構其爲亂王遂召伍奢與尚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七

殺之而太子并假手於鄭國人憐之不以怨父爲非而直其證父葉公疑焉襄之大聖子則舉吾黨相隱爲訓夫隱者直之反也於義爲忍有所忍則不能徑情以行其公於理爲曲有所曲則不能斷義以歸於厲故姬公以隱非上謚惟魯弑姑息以此易名况父子行事有必不容掩者如石厚之父碣郝超之父愔大義滅親絕其子而非不慈沈充之子勁褚淵之子賁端居深念鄙其父而非不孝至賈充謀逆父達不及隱矣而母柳亦詬厲之何其烈也新莽篡奪子宇既不能隱即女爲平后配孺子亦皆耻父所爲矣子獨何云交相隱也聖人蓋欲以堯舜之道爲歸焉而天下爲父子者定矣何也

堯有丹朱祗曰囂訟至慢遊是好晝夜額額斯隱之矣舜值
瞽瞍惟聞號泣至焚浚之慘必殺其子斯隱之矣使葉公知
此楚平父子間能先事而云救乎則婦可不奪鄭可不仇王
孫之劍可不厲覆郢之師可不舉豈待入山而誅石乞免胄
以慰國人也哉惟此義不明後世任布之子王瑩之父忘其
天性詆訐於朝至宋之京攸而愈甚是皆有乎楚人之見也
漢向竊疑諸梁之問必起於屈建之去芟而有辭以彰其父
之過夫子以隱通之天理人情皆協矣子厚之非國語爲當
而子瞻之駁柳爲舛也
吾師此論又勝十倍

湯盤

註曰盤沐浴之盤也草廬吳氏曰盤盥盤也易曰觀盥而不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三

薦乃用器挹水以沃手而盤僅以盛餘滴免其傾瀉於地故
潔淨可銘且古人每日必五盥手齋戒主祀盥之尤勤故可
云苟日日日又日若沐則用盆所以漬髮去垢浴則用杆所
以濯體去污垢汚之器不可銘也且古人非大禮不沐浴非
盛暑不沐浴孔子沐浴而朝在於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之後
虔恭以請討田常而魯之君臣不聽故春秋亦沒其文而不
書此非常之變故沐浴以告君平日服官而夙夜在公亦必
浹旬一請沐浴不可言苟日日日又日也集註承孔疏之誤
偶未及改爾據吳說則盥手故可言苟日又日若武王盥盤
之銘又有溺於人寧溺於淵之句又似專指沐浴矣豈古聖

垂戒或見涓滴而有江河之懼乎學者宜互叅之

魯子

宋景文公筆記曰魯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今人學有未得往往著書立說以矜耀於後世究其膚俚而不足傳者踵相接也然則讀書養素厚自期者尚其以先賢爲法哉

杏壇諸賢

魯子最少當呼而告以一貫時年未三十但晚乃著書耳然亦別無明據宋景文乃謂年七十文學始就漢斷不敢信也

子貢說齊存魯

史稱亂齊滅吳存魯之事多類於戰國策士之所爲而乃駕名於子貢夫豈聖門高弟之所屑爲哉竊意當時闕止亦字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五

子我與陳氏爭寵利而被害時人誤以爲宰我而誣之因是
以併誣子貢歟老泉蘇氏不能辯其誣且以子貢之計爲疎
以爲田常將篡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莫若往說高國
鮑晏約魯以誅田氏其說尤謬夫當時田氏之勢已成觀于
簡公見弑齊之世卿無一人能出死力以捍社稷者至于沐
浴請討反出於國外之老臣區區高國鮑晏既已爲積威之
所劫而謂能約魯以滅田氏事若可爲子貢之計豈不知出
此而必待千百年後出於文人之揣摩而以計疎於此爲前
賢惜乎言有似是而非者此類是也

昔魏武之爲太子也出封中山微倉唐之使惻然悟主已成
奪嫡之釁矣奈何復不善於貽謀惠王初年旋故兄弟之爭
以致韓趙伺隙濁澤喪師倘非二國不和魏幾折而入於韓
趙矣其後龐涓用而馬陵敗于齊昭陽入而七邑亡於楚公
子邛奪而河西獻於秦表裏山河之固削過半矣原其初莫
不欲富莫不欲強孟子將以仁義繼其衰則見以爲迂濶而
遠於事情由今思之忿恚之師禍由已開怨從外結征繕紛
然本欲富而失其所以富曷若深耕易耨保境息民則積粟
漸多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于乎生靈糜爛本欲強而失其所以
強曷若入孝出弟制挺屹然則訓聚日繁不與強期而強自
已聖賢雖生其時亦且如之何哉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四

齊宣

孟子以匡濟之才徧千一代之庸主然於滕則但可云善國
知其小弱難興也千里遊梁而仁義徒付之空言矣惟於齊
則曰玉猶反手驟聽者以爲大而失之誇而不知儒者之識
量所計畫於生平者誠審時勢之必然而非漫爲之說也蓋
當時七國之時勢孰有便於齊者乎韓魏迫於強秦欲其舍
干戈而事仁義無論勢未便而時亦無暇也趙境稍隔然韓

魏弱而力不能以拒蔽則亦侵凌所易及楚地雖廣而四塞之險與衆共之燕則偏於北陲難以起中原之脊惟齊負山阻海大風洋洋宜辛寬對魯繆公謂曲阜之封不及營丘之渚當時有以東西秦目之者言齊居東方形勝之地足配乎西秦也所以傳至桓公管子一修內政而遂爲五霸首垂及末代君王后以一女主且能匡扶數十年楚漢之間諸田宗以民間崛起獨與一時爭烈原其始終要非他國所敢望也故蘇秦抵掌六國惟於策齊最詳當時秦兵四出獨不敢以一矢加齊章子之捷即稽首以稱西藩昭王一攻剛壽而范睢即危之良由歷陽晉徑亢父畏韓魏之議其後故啗喝而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四

不敢進耳若合秦而論五國之勢則又比長絜大亦無能出於強齊之上者誠能勿爲禍始外絕秦交而內固邦本其四封之所隣者不過魯衛滕薛鄒繹之邦崎嶇最爲弱小遙連北燕亦非用武之國當此休暇延見名賢無事則講讓型仁鋒銳歛息有事則丘山之粟雲翔之師不較而集以一人之餘威制六國之倦敝枯朽之摧豈非最易爲力者乎柰何有一孟子而不能用宣王雖云好士不過淳于鄒衍田駢慎到之徒或以滑稽或以道法或以陰陽遂使康莊之衢徒賜列第稷山之館空聚遊談坐失時勢而漸爲他人所乘數千里提封卒拱手而授之秦哀哉夫以所遇足用爲善之主猶尚

如此其餘復何所冀乎然則以孟子而倘遇威王意者其有濟乎然觀其烹阿而封即墨亦僅智計之雄而未必熟於大道也

儀衍

兒輩問公孫衍張儀行事何如應之曰衍即犀首也方其與張儀共事魏也因權勢之弗協遂拱手而亡西河之外及其去而均入秦也儀之權重於衍衍即用李讎之策而召其所憎以窮之然二人皆以連橫事秦者衍之謀急於攻趙而致離石之敗儀之謀急於攻周而昧取蜀之機其後儀相秦而竟爲衍所害得罪嗣主狼狽梁魏儀死而衍相秦爲橫約長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四

猶得功名終較之誑楚仇齊則儀之傾危反覆倍於衍矣二人皆以攻戰之事順人主之所欲而不能規之以正豈丈夫之致爲哉故妾婦之道也

陳仲子

仲子之兄不肖而弟獨貧趙子昂之兄極貧而弟不肖當田氏移齊之後仲子不忘祖姓故時人不曰田仲而曰陳仲昂往謁兄兄惡其失身累已別後揭其坐榻浣於流水嗟夫至今過青齊者望長白之山飲柳泉之水未嘗不弔於陵之孤蹤而一時蓋祿僅與王驥之治邑等披松雪翰墨喜其文而鄙其佞何若其兄颺然於世外爲有得哉審此而吾人於身

世何從也苟其甘 蹈汚辱寧充孺子之操不亦可乎

國策補亡

伊洛之戎大舉入 鞏東周君危之謀於周最周最曰君何不
割鞏西之地與戎 和因約要以攻西周則偃師緱氏之疆皆
君土也是失少於 戎而倍償於西周也俄而工師籍至君曰
公從外來奚聞對 曰臣過平陰之郊見牛觸罌羸其角弗脫
也主人患之問客 曰將殺牛全罌乎抑擊罌出牛乎客曰牛
殺函於鼎矣罌裂 豈復完乎趣解牛而角仍牯也客計窮曰
如是則罌可碎矣 此之謂一無所利而兼有所傷也聞君結
遠戎以攻西周西 周懼懼將地分韓魏鼎獻秦楚合五國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

四三

師雲翔而東向若 刈管而藝雜也若鴈行頓刃而棲鳴於其
上也是無怨而棄 懿親禍至撮耳臣聞戎人善飾少以爲多
因虛以鳴實間道 以寓奇詐伏以待變吾即機而善乘之崎
嶇以俟之孱弱以 誘之拒馬以阻之長鑿以擣之火攻以敵
之侵軼以誤之彼 且誑矣東周君循計而施戎遂殲焉於是
復相工師籍而免 呂倉而周最乃去之齊

虎溪漁叟集卷之十一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史論上

莊屈

漆園靈均之書昌黎每以莊騷並稱今約其文辭或奔放而
颺飛或憂讒而結抑雖皆旁引曲喻而意指各有所歸似不
相爲類也然不類之中有類焉者則皆出於不得志者所爲
故淵可沉天可問罔兩可對隱奔可登要不失吾自守之至
正苟分而論之莊則遊於方之外屈乃局於方之內及觀其
所類如莊之鴻濛雲將即屈之豐蔭懸圃也莊之鵬翼蟻衣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一

即屈之虬龍香草也莊之歷數晷章以至禹強各著其益而
不言所本即屈之道可受而不可傳也莊之與物有宜而莫
知其極即屈之小無內而大無垠也莊之桑戶死而衆友援
琴和歌以及真爲樂即屈之無滯滑而魂彼將自然也莊之
任其性命之情而能自聞自見即屈之一氣孔神而中夜存
矣莊之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則又屈之虛待無爲
而庶類以成矣卒之屈欲固流六漠而不得臨睨夫舊鄉莊
乃優游濠間而徒所縱觀夫魚樂使得賢君任之彼皆能去
其意之所寓而一式之於正焉柰何顛沛窮愁一至於此哉

况夫三代以後人才之零落言語之招尤雖欲效二子之發

慎着書可得多得也哉噫

魯仲連

確甚
傳識

魯仲連世所稱七國之賢士也觀其功最大者在於義不帝秦次則遺燕將書耳至於料田單之攻取又其餘也然其不帝秦雖云義聲慷慨矣曾不能畫一萬金之策可以存趙而却秦其云梁燕助之則新垣衍知其偽矣至云齊楚助之徒虛語耳當突決棟焚之時而恃從旁一人焉抵掌以談曰吾有西江之水無限何難滅此區區也是豈能有所及乎况秦人暴而熟于計使信陵之救不至則所以喝秦者適以速趙之亡耳安見其為功耶若乃聊城一矢進則不能使燕君釋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二

疑而免自棄其師之名退則不能為燕將自全而徒教之叛君親以希非分之榮麗賢者固如是乎夫以連之所為尚如此况建信安陵之客樓緩杜赫之徒其甲論委裘出於秦儀之下者哉

洪別有疑燕將答魯連書似可續貂也

呂后

李衛公謂晉之任愷庾尹欲去賈充惟羊祜密留之蓋以晉初大臣將相多魏舊臣子孫非充不可以托腹心似矣但充既見留遂構繫宮闈結難宗黨是西晉之亡自留充始也祜亦安得為智謀哉至云漢高不去呂后亦以惠帝闇弱非后之剛強不足以臨制大臣愚謂高帝英主也孝惠亦非闇弱

也觀其曲全如意仁心爲質有過於文帝粟布之謠者使輔之以清淨之曹參自足爲守文之令主呂后雖悍其子既已爲帝矣自當歛息於深宮及惠死而后始肆其狠戾諸臣不察復納辟疆之和謀以釀諸呂之禍此豈帝所能逆計而嫡長之分必欲預去之以爲快哉但慮戚氏母子必難保護於異日不勝惓惓之私而迫於易位及劫於四皓之言即翻然悔悟比之刻印銷印皆轉移於一念之決非有所謀議而定也若謂憂大臣之難制而故留后以懾之此徒見其有戮韓彭之兇舉耳然是時高帝尚在大臣懾於帝非畏呂后也殆韓彭英布誅絕之後所謂大臣者不過陵勃參平絳灌樊鄴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三

等耳帝既許勃以安劉矣復即軍中以斬噲夫后之內侍者莫如噲豈有欲托人以臨制之權而先斬其羽翼之助哉蘇氏謂斬噲則呂氏無以厚其毒皆事後之論耳大抵其子之或立或廢帝真有進退維谷而難於兩全者與唐太宗末年所慮承乾之變畧同然卒以義裁恩雖逆知悞后不能保其愛亦不得已而付之無可柰何也若徒藉區區一婦人以制以舉朝之臣工而慎防其變則是呂后後狼戾高帝實有以啓之也而謂開創之英主其見果若是之齷齪哉

黃石公

善取天下者必審觀天下之大勢勢之所在而吾因機以制

之故不勞而自足招致夫九有苟違其道則其後將淪於必
敗勢之謂何強弱剛柔之分而已皇極之數言曰強弗友剛
克變友柔克本剛柔而順用之也又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以剛柔而通濟之也易以乾爻爲剛用九則吉明乎天德不
可爲首宜以柔弱居身也坤以陰柔爲體直方則利明乎敬
義所自立而不餒於所行也黃石公之三畧雖其旨不一所
以扼要者不外柔有所必設剛有所必施強弱必有所互用
兼四者以制其宜而已說者謂圯上老人授之張良其跡甚
幻惟蘇子以爲秦之隱君子將出而試之蓋欲陰抑其驕氣
使之靜安於柔忍而後可以定天下之業夫良之時何時哉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四

天下承秦之弊焚坑之禍烈矣陳涉崛起不終使發憤之人
心怏怏無從項氏雖興而梁以驕敗籍以悞亡元元叩心跽
望寬政漢高遠跡碭山稍稱豁達良既得主使猶遂其小憤
僥倖屢戰而不計成敗之所宜是以天下之至弱而當至強
以一人之至柔而櫻至剛寧免於挫折也良惟信服其教故
凡佐漢者務損其虛驕之氣而和之以柔其所鬪者智也非
勇也所據者守也非攻也始焉捐蜀以外棄之既焉捐關以
東盡棄之使羽聞之謂其無意於天下而天下卒歸之者由
其先得制勝之地根本既固羽雖百計以奪之而勢有所不
能入也方羽之西乘其英武誠爲不世出之姿此如虓虎方

怒不惟秦嘉景駒弗敵即王離涉間之宿將盡供搏噬漢王
失職憤憤思騁卒召睢水之禍賴良周旋力沮蓄威待變及
敵謀已亂猛力漸衰然後起而乘之楚遂不支即謂良之謀
漢盡出於柔道可也

范增

子責范增去項羽不早當在殺卿子冠軍時又謂陳涉之
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懷王孫心而諸侯叛
之以弑義帝是以羽之立義帝爲是而殺宋義爲非也予謂
羽之霸業不終者在於增之勸立義帝始蓋增之見鄒生之
見也漢若從鄒生立六國後則大事已去賴留侯籌策而止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五

故漢終以王無分其勢而掣其肘者增徒見於陳吳之所爲
而不知二人之特起秦尚晏然無事方且悉耳目之好而窮
心志之樂也故必有所托而後可以動搖夫人心彼項氏已
渡江而秦漸成瓦解之勢矣時張良亦頗知其謀而不即諫
者其意在借端以立韓之橫陽君故聽增之所爲耳增果舍
倡義之羽而別求主於田夫牧豎之中使羽俛首以下之而
其後果有所不服夫田夫牧豎而爲君此劉盆子淮陽王之
所以究歸煨燼也義帝雖賢徒見於命沛公入關一事餘固
碌碌者然沛公之遣誠幸耳使非羽以九戰之師制其外虜
王離降章卽長史欣漢雖有張良陸賈食其之謀能以弱不

滿萬之兵歌舞以入曉關哉世徒以成敗論人者如此而安見其果賢也且夫立君於倉卒擾攘之中不求其素望之所屬使項之勢成將何所置之即劉之勢成亦將何所置之肯拱手而授之尺寸無功之主乎向無江中之椎恐漢之所以戕義帝者不在垓下之師之後矣而縞素云乎哉至於卿子冠軍之飲酒高會忘趙不救而縱虎狼之秦於再熾其如下何羽之殺之雖專擅而功多於罪矣何足爲羽病而增何必因此以去也使增不立義帝助羽鼓行而西聲秦之罪以號召天下自足居土中而制六合安在無主不王此漢之所以不必憑藉而興也既已立之則誠不可以弑之弑之則遂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六

以犯天下之不韙而羽之業頽矣豈非增之始謀不臧哉龜山楊氏亦云羽負不義增實兆之故曰增之見酈生之見也後世如劉誠意之不禮韓林兒以爲牧豎而斥之其真帝王萬古之師歟

周勃

吾觀亂臣賊子方其暴戾恣睢之時雖欲移易乎天地而天地自將避之烜赫乎鬼神而鬼神猶將憚之獨天理人心之在人必有難於強奪者雖或屈服一時亦其力所不贍耳而豈固心以受吏者哉漢高既亡悉臣民而受制於女主其變亟矣方太尉之入北軍也振臂一呼士皆左袒遂以誅諸呂

而靖凶難宋人曰太尉此間非也萬一軍士不應或皆右祖
何如此蓋論者之非也是時呂后之惡方稔諸呂承之固無
如何一旦淫后立斃禁旅之士將欲委心於劉而無由故一
聞太尉之呼而競喜此天理人心之在人自有不謀而合者
但祿印初解而腹心虎旅猶在荷戟之中使勃竟以安劉爲
辭此豈知其無可容有挺而走險耳新馭之將威令未孚勢
且何以制之哉惟持兩端之呼以聽衆心所共屬則其黨聞
之莫不畏心戢志遂乃棄和以就正悉捕諸呂如鼠耳此與
項羽之夜聽楚歌何異皆先事以奪人者惟高祖預知之故
曰安天下者必勃也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七

漢文帝確甚
傳識

從來振弊維衰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英也故能徧覽
六百變而執其要惟哲也故能瞭察夫緒論而乘其機非優
柔息易可爭先以予雄也然恃其多矣而不廣羅夫得失憑
其則哲而不聰照夫是非則是天下之言詹詹心無足可
吾意者恐大聲不入天下事至於頽且敗矣若漢文之受言
有可法焉武當大漢未兆高祖誅陳豨而封之代非有天下
之勢也後蹠血諸呂將相豫附神器歸焉文之所遇固衰弊
宜振之時也豈難出其英哲駕馭一時而顧廣問兼聽至於
秉德迪仁讓吳楚淮南而不居其盈哉吾知人主於此觀其

度越何如耳德度未優則聽人言也莫不失於慢成於僻而
遂於堅有一於此士跛躓而去矣夫聞言而漫無所據者唐
之德宗是也朝受陸贄之疏夕獎盧裴之姦善不善弗辨也
或聞言而偏於所主宋之高宗是也宗李進如投石汪黃退
如拔山厭善而樂不善大致然也若堅拒夫言者隋之煬帝
是也魚藻陳而高潁戮繒帛盛而裴矩榮其賞不善而誅善
也又莫甚焉計帝所受者卽從官之言也小臣之言且受則
上公太尉肯重違乎言之善則納之不善亦姑置之且執稱
美夫聞不善之言且稱美以你敢言之氣况善言乎自是受
釋之之言而廷尉平矣受緹繫之言而刑罰中矣受賈山之

楚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八

言為器道正矣受冕錯之言而邊疆備矣然有不輕受者如
絳侯請問之言恐以私而害公也奮夫便利之言恐以佞而
傷訥也哀沙痛哭之言恐以更張而失漸也皆弗受也究之
不受者必有大於所受者也原其所自則同符高祖焉廢嫡
立嫡機至速也刻印銷印不容瞬也一聞善言而俄頃定天
下之計嗟夫門闢而帝鞞懸而王九九里冕之言用而霸文
帝設進善之旌除誹謗之木幾於帝王若未能比之景武已
鮮雜於霸矣

淮南王長

張其獻美人於高祖有娠貫高事發美人自繫而生淮南求

審食其解於呂后而弗爲言也淮南入朝先槌殺之而遂請
罪後儒謂淮南以藩臣而戕列侯於釐下文帝不誅是仁柔
之過也予謂食其上烝呂后佐其慘殺功臣權移產祿使漢
祚幾於改物此亂臣賊子通天之罪在惠帝屢欲誅之而弗
果其後呂氏以開天元后因其污辱於宗廟得罪於漢家尚
且黜絕其享祀此固公論之所在雖子孫帝王且不得而私
食其何人尚乃受辟陽之封肆志而無所憚此眞文帝之失
刑縱元兇於度外而過於仁柔耳若淮南以毋仇而枕戈義
固有不戴天者跡則近暴而情已可哀况其以親藩討必誅
之賊與薄昭之無因而殺天子之使臣大爲不侔矣張氏二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九

也

聶錯

當家令時建削平七國之計蓋忠於爲國而非有和心也特
施行無序故致反者之羣起耳予獨悲其始焉不見信於父
終焉不見諒於君讒言交章殞身東市禍最烈矣蘇子謂其
見戮之由在於自謀居守而使天子自將故譖辭得以易行

苟其自任以至危而貽天子以至安雖有袁盎不能以聞之
以矣然予觀當時首事奏彈錯者乃丞相陶青也青上言今
御史大夫錯領百萬之師願自居軍中恐不可測不如天子
自將并請置錯於吏袁盎聞之故遂得以乘其隙然後知居
守之計誠非錯之所敢安蓋有所畏而不敢前耳又以自任
太專徒思取悅於英主而不顧大臣之不樂故其忌之者愈
衆而其濟之者愈慘置國家安危於弗恤而但欲有所假借
得以行其私苟其成也則幸而爲西漢之蕩平敗則不幸而
爲後來之紛紛自戕其所恃以取快於敵人至有洒酒以相
賀者矣又何怪夫陶青之劣惡袁盎之螫毒致錯不得善其
猶未推原其始歟

李陵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十

終也哉若謂自將可以執讒和之口則澶淵之役寇平仲業
已自將矣何以王欽若復得起而擊其短也然則蘇子之論
嗟夫驚世之言非汎幾者之所尚也駭俗之論非成謀者之
所先也況於軍旅之重乎夫惟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而後進足以建功退亦可以自守也李陵之敗降後世因馬
遷輩惋惜之遂以爲未能究其用予謂陵之敗固其自取耳
夫單于之勢方盛貳師以數萬騎當之猶多失亡陵不自度
乃欲以數千徒步之卒而獨當一隊且曰臣所將者皆荆楚

勇士奇材劍客可以扼虎命中者此不過刺探武帝之好兵
故大言以投之耳及至被圍而五十萬矢一日俱盡向之所
謂荆楚勇士奇材劍客扼虎命中之技安在哉昔楚共王之
見辱於晉也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以一矢射呂錡中項伏
焱餘一矢復命虞詡之守朝歌也以二十强弩射一卷羗立
死斛律光之陷於洛陽僅有一矢卒射殺王雄大敗周師唐
太宗入竇建德軍中僅以尉遲敬德兩騎殿後每追者至射
之即斃即如陵祖廣也百敗之餘猶取敵弓以射追騎使陵
所將數千人而果猛士奇材扼虎命中之技也何難以五十
萬矢殪數萬之敵不惟出險追奔致勝在於此矣及兵敗身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十一

辱而且浪言復得數十矢足脫夫以五十萬矢而見陷冀以
數十矢而見脫何其悖謬若斯也故唐太宗亦謂李陵以五
千度絕漠卒降于人而李靖以孤軍三千喋血北庭遂取定
襄其相去奚止什伯哉跡陵之所爲或不過趙括之流耳雖
云事洩於管敢亦由其御兵之不密然古人有見以我情輸
敵者而即因機以制敵雖百管敢何能爲也且既已辱國而
不能死又甘心於臣僕焉陵直漢之罪人哉

霍光

武帝以輔遺之命委霍光而以金日磾爲副方日磾之子兒
戲殿內即殺之以防其患此固先見之明也光不知妻和謀

則不明既已知之此何等事也倘立發其奸以大義滅親如石借之于子厚者則當戮霍顯淳于衍而尸諸朝可也舉家復繫于司敗如王尊之于兄敦者主雖震怒不測而漢廷臣之執法尚有助故可議未至蒙誅如後日之慘不則借端以潛圖顯衍而罷山雲之柄以徐聽後日之事發其跡猶可以自白而禍亦可以少殺頽乃不能徒徬徨中夜難于自決則是與聞乎弑而身入于宮矣趙盾之獄奚辭世徒以不學譏之彼日禪豈知學者哉而况其阻廣漢之封則其後日之端固實有以啟之歟

王充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十一

王仲任退居會稽作論衡二十餘萬言以爲立論若衡之平足以考證千載至於九虛三增論死訂鬼諸篇尤爲滿意之作蔡邕王朗得之皆以爲高視北州競稱奇秘由其言縱橫肆溢足以蕩滌夫恒篇而破從前之論也然其於人世貴賤修短之遇一一委之于命數而於福善禍淫修吉悖凶之理將漠焉而無所屬雖君子操行不因此而易其素而世之爲小人者可以大恣其所爲自謂反道敗德皆吾分遇之所然刑網不能加而雷霆不足畏彼何憚而不爲不善乎至於鳳凰麟龍皆謂不足爲世瑞而揚厲漢家之功德則又備著其佳祥雖自相抵牾而不顧其謂死者爲無靈則先王焄蒿悽

倉之意皆可廢而不用矣謂鬼爲不足信而獨信爲妖氣之所成夫鬼厲之與妖氣又奚別哉况其顛倒古今非毀孔孟雖足取快於一時而究之徑遠其說必不能以自通也致後儒遂疑爲僞作亦未然大抵英士立說不偏則不奇偏且奇矣而又欲求合于大道勢必有所不能此李溫陵以著書而得奇禍也仲任如在難乎免矣

莆田鄭牧仲曰奇者無對之謂也極正極平之論古今無有發者自我發之則爲奇矣偏者不正之謂也不正則不和說橫議卓吾之所以死也王仲任之徒原不足道古人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三

聖人極矣

牧仲先生史統未及行世推于明府慧男捐俸梓明易傳識

丙吉

丙吉之爲相也有責其牛喘之問謂宰相所以調陰陽豈拱手端冕而爲之必有見於輔君佐治者而吉不能徒飾智譎以掩其跡是自欺也南軒張氏則責其不救韓楊之死各舉一端以病之愚謂觀人先於其大者小疵恕之可也當巫蠱之禍武帝震怒公孫病已若復死于獄戶西漢之祚傾矣賴吉奮身以當大難保全幼冲開後日再興之基比之共和之政豈有異乎故周漢二宣皆賴大臣之力也武帝聞即悔悟亦曰此天意也功高如此至于沒齒不言無智名無勇功無

論漢庭諸臣不及即求之三代可多見乎吉之相業不足論
若德量不伐如此試以身當事變恐其心亦不能嘿嘿者安
得不爲之愧屈也

馬謖

蜀侯武鄉似字多恕
詞可也何如恃識

街亭之師謖以違制取敗丞相亮遂加顯戮人謂御將之法
如是予獨不然夫國家誅賞期於必伸者亦視勢之強弱何
如耳孫武戮吳嬪穰苴誅莊賈李臨淮斬張用齊皆當士馬
精強恐驕悍之夫亢不用命故假此震警之或喪師誤國挾
謫懷奸罪在不赦者即殺一人以安千萬人可也若奄奄全
蜀當干戈交訌人才難得之時即債軍如謖廢銅之以動其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古

悔前徐牧之以責其後效此愛惜人才之至計也若在我既
違衆而任之責已有所分矣及喪敗而甘心刃之彼有盡之
才豈足供無窮之任乎况謖伏法而十萬之師皆爲流涕是
亦素善撫循調習將畧者非孟達魏延比矣當時與蜀抗衡
莫強于魏吳以曹操之奸暴孫權之猜戾及御將帥恩禮有
加于禁七軍俱沒歸國僅戲辱之甘寧凌統喪師合肥陷主
不測權亦怒焉區區弱主必期法行不貸不知法太甚而或
以縮任事之心或以阻新附之望恐其後之不振也蔣琬亦
謂亮曰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不宜輒戮智計之
士先主失一黃權得一狐篤遂爲色喜誠以關國險遠人才

難驟致也推之有以斷斯獄矣
寧起則私矣起武卿于今日
寧受過必不受人恕也洪識

此論確切武卿亦當心服人
非聖人孰能無過若云於某

管寧

古人之論交有一見而托心者此固上智之資預有知人之
明故其相天下士不徒得之於其貌并得其隱深而取之也
其次則莫若共學又者可以詳人之委曲蓋朝夕之與居學
問之相長氣量所投漸焉習焉雖屬中材皆得以辨其人之
臧否也况管幼安之賢與華歆肄業之久矯枉之跡固已窺
其微矣特未忍遽絕也及艷心於乘軒戀金於鋤萊始慨然
割席曰子非吾友也夫二事小過何拒之甚也寧蓋窺歆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十五

深當其驟得虛譽不欲敗之故僅托細行不矜以遠之爾不
然當時二人皆稱之爲龍其而其後慕管者仍曰龍頭帽華
者遂曰蝮尾人以事後知之寧獨辨之于早何智量之相遠
哉

其文郭璞

京房對主之言分別君子小人辭婉而切惜庸主不悟遂致
殞身郭璞曰中之筮懇言逆謀無成雖知命盡頃刻而不爲
兇威所怖予謂二人皆死于忠而非以術喪身也今之碌碌
者每隨聲以成敗毀之冤矣至王文中亦曰京房郭璞古之
亂常人也據沙隨程氏以謂此乃責其學術之頗僻如顏魯

公之文章往往雜于神仙浮屠之說然豈慨足掩其大節哉
嗚呼先儒譏劉蕡爲浚恒是與譏京房者等也謬矣弘農於
千餘年後猶入王文成公之夢泣訴敦導同奸靈乎靈乎意者

文成憤懷託于夢
以寫言歎漢識

徐陵

吏部尚書者天官冢宰之任也自成周建官三公以燮陰陽
三孤以亮天地或論或彌難備其人爰立六官分職就理獨
冢宰之尊復統百官於萬民司徒以下皆受其制雖仍側于
六職者譬之乾坤之與一十並列八方而乾坤之位自尊冢
宰之與五卿並列六職而冢宰之任特重也周公以負扆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其

聖輔相冲人釐正百工所居之位終不離夫冢宰是知人才
之劇進退攸關內治之隆嬪御悉歸固不宜於旁委也厥後
炎祚淪于三分典午移爲五季猶有毛玠之公忠山濤之識
量蔡郭之剛方奉職惟虔無敢隕越獨太康中徐孝穆任吏
部時稱其綜核名實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向慕焉然予觀
其荅求官人書動稱用人拘憑門胄且常引內典外書之言
五行六甲之說以爲錢米零雜得之多少盡關相祿何況皇

朝爵秩理係冥天若是則銓選之門但談祿命官階黜陟不
辨賢愚如此而欲任人之無失國家之長治其可得乎

意者
孝穆

故作問語以謝

選人即漢識

劉麟之

南陽劉子驥雖陶公亦以高士目之者良有以也原其伐菽以取供條桑以自給誠足遂其虛退之性而不爲榮利所惑也然吾謂士人棲隱皆有大不得已者苟其學豫濟時而知之者希則不可以自見也若上之人已知之矣而既度其時又度其遇舉未足以辱我者則猶不宜以自見也此用世之所以難也常桓冲統治荊州正符壑臨江之時冲徵麟之爲長史欲以求盡其訐謨苟自度其不足以濟變而桓不足以斷義則聞命力辭可也既已慷慨登舟矣又厚入其贈賂以分惠于人矣宜夫緩急有可恃之具斯其才且賢足多也乃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七

一見而竟陳無用忽然而退果何爲哉且其時何時也符秦傾國之師其志久無江南矣且既已舉蜀襄城樊鄧而荊州已岌岌矣使淮淝之師徒不競壽陽之草木不兵一旦敵馬臨江縱百萬驍騎以飲牧雖欲伐荻條桑以優游于陽岐之野豈可得哉爲麟計者既受知于車騎當其應聘而往即宜戮力同心保固上游敵至則積銳以推其鋒敵退則泛舟而下旌旆齊舉以爲聲援之奇計庶幾存亡危急之秋而多轉危爲安之畧志猶足以尚也不知出此而但遁逸爲懷縮慙不進使後世謂山林之士曾無益于人國豈非其有以啓之哉然麟之內度不足有爲即挹退猶善耳若乃虛聲自負或

以人國爲僥倖而進退兩無所據者其識趣尤下矣爲士者可不自厲其素哉

鄭敬

汝南先賢傳曰新蔡鄭敬字次都爲罷功曹廳事前槐樹上白露類甘露却尉高懿過問掾屬皆從諛之敬獨曰明府之政未能致此但樹汁耳懿不悅托疾而去愚謂懿笨罪敬言乃深自愧屈至於托疾辭位亦云賢矣若敬之在下位而能抗直道不信可風哉三代而後凡滴露卿雲山雞澤馬真僞未辨莫不飾爲上瑞世主遇此遂乃歌咏不衰焉劉貞父時有甘露降松栢間其圓如珠即命棄之言此乃陰陽沴氣所成味雖甘而名爲爵錫誤服輒足致疾若洪武二年冬膏露

卷之十一

七

忽降於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侍臣危素謂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宋濂謂民北有星名爲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下焉遂作頌以獻又上嘗取所儲膏露於宮中盛以罌罍中貴跪進命用金杓煉水二升上起自龍帳中親啓罌以投須臾融化與水爲一上以絳紗囊漉去滓自飲一爵而分賜臣等亦未聞有致疾者濂謂此與黃帝出馬瑞甕甘露頌賜百寮同則此露又自太古有之矣但貢父昆弟博物洽聞言必有據况未達不嘗先聖明訓後之君臣遇此非常之物寧棄弗用更爲保身之大也

梁武帝

武丁夢賚弼而得傳說二世夢白虎而喪秦封太姒得吉夢而明堂占號公夢蓍收而下陽亡若是夫夢之足據乎周官雖有六夢之名因之舍萌而獻吉然必畫有所思所爲而夜乃恍惚以徵之未有驅車入穴無因而自致者也方梁武作鎮大藩乘東昏肆虐挾骨肉之仇雖反戈犯順史猶以起兵怒之使其能容齊和不墮異教優游四十年間亦文治之主也柰旣老而雄心猶存夢見中原牧守悉納土以來歸未異從諛遂受侯景之降以致叛亂旋生身亡國滅禍最烈矣及我英廟以幼冲踐祚內有母后之嚴外有多賢之輔十餘年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十九

間稱治平矣習見先朝犁庭著績遂懷封狼居胥之思屢夢也先稽首請罪自信撻伐可施王振主之故士不之駕力行無疑遂乃辱身而與尸危及社稷觀二帝之夢兆其果吉耶凶耶漢武歿後見夢於朝廷謂朕久君臨天下今乃有人於墓上磨刀唼之茂陵石獸果然霍光欲窮究其事張安世謂鬼神茫昧不可以此罪人是知爲人君爲人臣者徒知效夢之是踐鬼神之堪憑何如潔志躬修無爲以守至正則天人

之應自有旋至而立效者矣

王通

暢甚
博識

嗚乎士之生非其時者將何所恃而可以自善其身哉陶洪

之文學莫洽於楊子雲作爲法言以擬論語太元經以象易
易訓纂以方史頡州箴以比虞箴程子讀其書而尊稱之出
處之際自安寂寞而卒見累於新莽東漢將衰經籍漸備諸
儒各守師訓僅能專尊一家至鄭康成乃能兼綜六經論語
並行一時遂擅通儒之目雖諛不欲仕而爲通操所拘牯不
克考終于牖下則亦柰之何哉求其始終得免惟王文中乎
通生隋開皇初天下稍混一矣遨遊京師慨然有用世之志
雖上書得報公卿忌之即援琴鼓蕩登雲中而惆悵望龍明
以息心竟歸休於汾亭之陰焉續詩書而著元經諸凡述作
大備制作爛然問其策貶何以不及仁壽曰仁壽大業之際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序

睿忍言即開江都有變則法然曰生民厭亂久矣天或將興
堯舜之道而吾不過焉命也因泯默於暴世而終焉其自述
則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足不雜學故明
旨哉至人之訓辭何其深且厚乎宜後儒謂其異言可以釋
法言可以釋格言可以志也

李靖

桂端
傳藏

唐太宗問於李靖曰兵有分有聚前代孰爲善此者靖曰符
堅百萬之師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吳漢討
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師合擊
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予謂符堅之敗固宜若舉漢

尚分屯以爲對則謬矣光武勅吳漢取蜀戒以戍都十萬之衆不可輕視但宜堅據廣都以俟機宜漢以老將而動違節制舍廣都進迫成都復與劉尚分屯大江南北帝聞而危之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乃臨事悖亂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敗公即敗矣詔書未到蜀果出大兵攻漢并以別將劫尚而彼此不相救矣幸而蜀之所遣者謝豐袁吉皆庸才耳使遇武安淮陰之將當其大圍既合漢已敗亡入壁是時內糗將絕外援不至浮梁中斷托其吭以拊其背可旦暮成擒耳肯縱之銜枚夜遁而疎於所防哉跡漢之得脫而與尚合者乃蜀計之失而非漢策之善也靖佐太宗所向輒勝至於擊蕭銑擒頡利出奇無窮豈不嫻於猷畧者使靖不知而以此入對是暗於前代得失非大將所宜言也使知之而姑詭隨以悅君則靖之罪且不勝誅矣又安可謂明於料敵足垂爲後世談兵者之戒哉予國疑靖之言于此無足採况其爲一代之宿將引據斷不若此也或曰問答之書皆宋人阮逸僞爲之

周典

使民酷烈之世雖其主好暴戾亦必恃淫刑之臣助成虐焰流毒生靈不知天之報及斯人者固有昭昭之顯跡也如來俊臣索元禮等無一得自免者周典以慮囚不服謂宜以族

之六經列聖即後世之典型也而乃槩其行事疑之惑之必欲取彼竹書尊師汲冢僅信武城之片策盡據衆史之缺文降淳古於污濁等證辟於姦慝雖聖人復起恐無敢措其筆也而彼則不然凡夏啟之殺益太甲之誅尹文王之弑季歷莫不陰護其說而信爲誠然等舜禪於曹丕鄙湯武之革命薄姬且之戒尤比之漢赦淮南明寬阜陵爲更劣焉豈後儒所忍言乎至若孔氏之春秋反疑虛美丘明之左傳獨表數長文况視回遯若楊董在秋胡之貞妻發言不經爲叛理之尤者哉由其職居天冊神龍之代紀法蕩然忌憚弗顧有王者起能免橫議之誅乎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劉知幾 確

帝王之興雖曰天命要必規模弘遠動合經綸然後脣服攸厝大業斯起本統正於當年編紀綿于後祀非與夫分竊方州燭光瞬息者區區絜其小大也跡劉知幾之排斥項紀等諸僭盜推賣史遷乖亂凡例名諱所施將淪訛謬又謂漢氏中興更始升盟改元袞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死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弟及曆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于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密委罪東觀秉筆失實愚謂凡云僭與盜者謂國有定主民鮮叛情如尉陀獨據海澨呂嘉妄竊分星是也若乃秦壽已盈豪傑並起項籍

次大甕納囚其中後有人告其與丘神勳通謀即席請兄入甕魚保家奏武后置銅匱以受密疏隨有人投匱告保家爲徐敬業作兵器遂置極刑路巖相懿宗密奏凡賜死者剔取結喉三寸進驗尋自罹其禍賜死之所即楊牧之榻也後唐廢帝初吳人攻閩建州士卒欲得薛文傑而甘心不得已檻送軍前始文傑以古制檻車陳濶請改制形如木櫃攢以鐵銳內向動輒抵觸既成而身先入盧多遜謫朱崖知開封李符言朱崖雖海外水土甚善春州在內地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上記其言即以符知春州至任即死然則天道豈遠乎柰逢君者不思好生大德務以戕民爲治聲或恃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三

夢夢之天謂可肆行無忌乎其如冥理好還何不自爲之所也

劉知幾

賜甚傳識

古者載筆之官紀乎言動列籍禁闈分曹左右司其任者是云國華蓋兢兢以著作爲難原其是非式昭千載故不得不慎選乃職也劉知幾歷事三主從官兩京過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列兼其才識敏達雖於議論古今不無偶中至於馳騁之謬意見之私徃徃不合於聖賢之法度而欲自成夫一家誰能尊信其說乎詳其大者則莫舛於疑古惑今數十餘條夫前修既遠作範猶存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今

渡江幾有中夏推盟受籙獨冠侯王固一時之傑也及夫鴻溝肯盟墮隕良業曲直之情固不能掩諸公聽成敗之論豈足以厭其由來也哉雖列之本紀又足多乎至於更始牧豎浪擁稱尊朝見臣工愧汗刮席爛羊侯尉充斥秦關讒言孔甘爨鍾齊武友于喋血生靈塗炭世祖義旗獨指奮跡春陵漸撫西河羣雄效力謳訟有歸漢儀斯觀未聞唐公見推遂肯分歌桃李韓兒虛忝果能終紀龍鳳否也况此之密位倍祧愈非其倫曾何順逆親疎之足云乎班范復生豈容心折知幾作意反古恐適以自亂其例也

劉知幾

確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十四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建號立廟備隆追稱孝思所發稱情而止殷家三宗周人世室屬在子孫無容私焉况時移代隔冒竊相仍史臣載筆曾無明辨豈公論之所許乎劉知幾謂天子廟號自三代以迄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魏武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噫觀探蹟篇之醜曹如彼而稱謂篇之尊魏若此何其立言自相悖戾也自人臣放伐竊始彙門故口實之慮見恐商王未善之稱不諱姬發雖動履光明事非得已貽訓將來匪容護飾者也孟德稔惡叢姦謀深鬼域方侈志于周文已情同于卓莽若斯而云無慚德蒙或末之

裴晉公

暢快傳識

園林池館之樂由來賢者不免亦云有所寄而然非徒玩物以喪志也裴晉公之在唐勳名彷彿于汾陽雖窮奢極欲後人無敢輕議晉公以累朝耆舊運際艱難宜無暇於縱欲今攷其小之洪波養白羊以成羣點芳草而披翠午橋之麗景鳧鷖哺子于暖日楊柳臥花于深溪及其考終應淡然于物累而猶櫻情于金魚之未長蟠松之難成豈猶未免庸人之見哉良由身秉國鈞備常險阻在憲宗始重之而終疎之程昇皇甫鏞吐突承瓘共力以排之以元稹之賢肺腑文章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五

堪映徹于曉日乃甘媚權奄媚嫉元老他何足計哉穆雖不君猶加禮貌方其入見遽曰朕聞延英待君矣敬雖昏闇度請其勤政帝亦視朝加早無如正不勝和終於閔斥迨文宗信任召與處厚同相中外想望風采而度已衰老矣牛李之爭甘露之變不敢稍侵及于度雖其德量素優亦豫有所寄而遜焉豈凡情所測哉若王維以曠世之才生平寄意祇諄諄于輞川別業孟城之坳華子之岡松風草露快雲光之侵緩也文杏之館斤竹之嶺檀欒漣漪歆行歌之互答也茱萸汧中宮槐陌上紅綠披紛雲月迴照樂山僧之時至也金屑有泉辛夷有塢素華綠萼翠鳳文螭儼仙幢之遙臨也坐竹

里而彈幽琴登湖亭而聽猿嘯柳浪倒影于芳樽欒瀨喧波于夕浦不亦最勝之遺哉宋景文于唐史中特詳其事非慕其盛也以摩詰卓爾之姿苟能凝神不撓遊於道德之儒雖郭裴之業何難相望乃跡其生平行事始終進退無一能忒于正者獨孜孜于玩物豈非操行之足惜者哉較量而觀則夫人一宴一遊必不可矣有所寄意君子宜辯之有素矣

郝靈筌

哭厥默啜自則天時世爲唐患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筌奉命使哭厥得其首級并率拔曳丘部來降此戎功也宋廣平爲相以上好武恐邊臣生僥倖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卽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六

將至靈筌慟哭而死論者謂璟見始知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明皇卒以贖武致亂何其先知之明可云賢相予謂明皇解終在于縱欲偷安盡以外權付祿山精兵勁將悉集范陽平盧間而武備內地安史一倡遂潰敗而不可救使上果好武豈遽有蜀道之行耶且默啜恃威北破拔曳因之矜勝輕歸遇伏兵于柳林突出斬之靈筌獲默啜之首又降拔曳之族智謀運動輒合機宜非有矯制妄舉之罪也大功不售于目前禍患預億于死後豈公恕之論哉漢之陳湯出使西域未嘗受命使之陰圖郅支也乃不待奏請輒擅合邊兵數萬徑走宛陵康居攀歙侯旗斬郅支首揚旌萬里以外申威昆山

之西然後告報朝廷縣頭囊街雖匡衡石顯阻之而劉向耿
育谷永悉上書以明其勛云湯雖有矯制之罪從來論大功
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嫌細瑕湯之威武勤勞等於方叔
吉甫列功覆過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高于安遠長羅天
子用是赫然下詔推恩靈筮之功與湯何異一則侯封延世
一則齋恨隕身誰致之而然耶開元名相惟姚崇張九齡宋
璟韓休爲最彼韓休賢矣然薦李林甫以致禍亦可云賢乎
宋璟賢矣然沮抑邊功而傷將心亦可云賢乎使出于林甫
國忠盧杞之所爲後人必大書特書以彰其媚嫉今以廣平
故遂加曲庇甚矣附和之說不足以定史氏之是非可慨也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元

夫太史公得
意筆傳識

蓋寓平允
傳識

唐自宣宗墮壞會昌垂成之業置李德裕于死地任白敏中
令狐綯之柔和罷信方士以戕生托孤闡豎以釀禍雖云精
覈國之元氣已蕭索矣况重以懿僖不君昏庸相繼乎昭宗
初立夢想賢哲慨然有恢復前烈之志柰勢旣敗而難收綱
已墜而莫挽黃巢甫靖秦宗權復熾李克用方有功而朱溫
害之孔緯張潛力排之遂致三鎮犯關詔復克用於焉取卿
州誅王行瑜乘勢討茂貞韓建易易也朝議竟加疑忌出其
入朝致令憤志賴蓋寓一言曰天子尚未安席王若渡渭恐

蘇京邑克用一笑而止蓋人臣之謏無以有己是時朝廷危
弱詔釋茂貞詔勿入覲使鎮臣違命叅謀趣行則跋扈之罪
豈在全忠下哉所以私謂詔使曰觀上似疑我有貳心然不
去茂貞關中無寧日矣此先知之明亦克用納諫而蓋寓忠
于事人之職分也若李懷光爲盧杞所忌力解重圍咫尺長
安不得一見天子雖杞罪通天而懷光以賞不酬勛卒乃激
爲叛亂是非固有自也今克用俯從忠言自表還鎮臣節盡
矣而宋人且譏蓋寓于此有失策焉謂克用是時當面陳茂
貞宜誅歸除後患則全忠不敢移祿晉陽可以誕保皆從事
後追思而謬錄前人之過是教人臣以罔上無將比之先軫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六

唾主鬻拳兵諫猶甚焉何立言之非僻也又內豎劉季述王
仲先等幽昭宗于少陽院進士李愚發憤上書于韓建諭其
舉義誅討元兇胡氏又責其告非所告以建行悖逆不宜失
言不思救主危難乃大義也西歸之好音豈暇擇人與語哉
建雖狡惡萬一感悟前愆足蓋矣如王武俊阻兵不臣一聞
李抱真言遂合南之師李愚忠告建雖不用仍厚待之亦
悔機之萌也愚末路改事友貞固爲失節然始爲唐謀非不
善也安得議之此與妄詆蓋寓皆出一轍也

令狐綯

國家禍亂莫不發於其所忽一時主臣徒耽燕安不思患而

預防之故始以爲微乎不足慮遂漸至于潰敗而不可救經
所以有喪羊于易之戒也夫惟智者乃能見微而知著如唐
德宗朝淮西成兵自鄜州叛歸過陝李鄴侯陽給其食隱伏
二隊于太原之隘勿遮道勿留行俟西兵入隘伏發內亂死
者相繼又遣一軍夜陳澗北一軍趨長水生擒其將張崇獻
斬吳法超潰兵得至祭者纔四十七人少誠初殺陳仙奇密
召法超等叛歸至是見其少乃怒而盡殺之以聞豈非處置
得宜遂潛消其變哉後桂林叛卒作亂李昌國業已討平餘
氛走入淮南不滿千人時李押。請節度令孤縵焚殺舟以
塞之發勁卒以擒之且云高郵岍峻而水深狹可以伏兵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元

謂在淮不亂足矣聽其自過餘非吾事遂至蔓延諸州慘被
流毒王仙芝黃巢起而乘之土少國危政歸北司將相大臣
充位而已羣盜蜂起雖暫擒獲而全鴻愈甚雖欲不亡其可
得哉是知國勢平破係于封疆之委任置之安則安置之危
則危慎毋忽其所易淪胥至于難反也

韓愈

宋儒之論昌黎詳矣原道一篇稱其能見大體較楊子雲爲
勝至此之文中子則又言其不見實用但慕官職不能爲國
做事余謂文中終老河汾大用未著龍門諸策之獻至今猶
奇議之若文公佛骨一表忠誠奮發當抗言時已置功名生

死於度外方能爲此操文而逐水患可謂乎及豚魚若其宜
諭成德節度王庭湊孤身入鎮格其跋扈之和心立出牛元
翼於深州親履虎尾而復不蹈顏平原臨終之轍豈非英氣
足以馭物使河朔藩鎮聞風而慕義洵丈夫之致爲也不能
做事之言未敢盡信

確論
傳識

宋太祖

宋太祖燭影斧聲之疑卒未有爲太宗辨者惟篁墩程氏詳
爲解免似矣獨至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
德昭之不得其死皆謂無累於太宗更尤後之議者不互逆
探其有無將之心而加之無罪之名則謬矣夫將者謂事實
盡淺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三

未形而其志慮潛有以及之也故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是以
從來授受之大莫二帝若矣唐堯易位未嘗遂速摯胄於牽
舜禹代終不聞旋置朱均於理今太宗于其兄之死也業已
改元矣易名矣開寶后服不舉矣德昭殺而廷美切矣天理
人心漸滅盡焉而猶寬之以無罪則凡罪將安屬乎至于李
燾之編則云剛潤湘山野錄而故之陳樞之論則云附會涑
水紀聞而成之夫湘山偶錄猶云方外閻僧耳若涑水所紀
不曰太后直召晉王而曰先召德芳者其嫌疑之跡已隱見
於微辭矣特以昭代臣子豈敢以不諱之惡上加於前帝乎
孔子作春秋於魯昭之奔生則有乾侯之書死則有溝墓之

請至于意如逐君不過本國大夫猶弗顯正其罰焉誠以勢固有所不可也他如趙盾許世子事尚屬傳疑則又大書特書以爲萬世之大防知此而何必藉口涑水以罪燾極哉然則太宗之是非亦斷以聖人筆削之公而已趙盾未必弑君也惟不討賊是宜直書曰弑君許世子未必弑父也惟不嘗藥是宜直書曰弑父太宗未必弑兄也惟改元易名薄嫂后而殺弟姪志未遂也日與趙普陰謀秘計于家人無故之先事既濟也即與朝臣張燈作樂於骨肉俱亡之後是宜直書曰弑兄何疑哉

宋太祖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三

或曰篋墩之爲太宗辨也不過因其平日之兄弟始終無纖芥之隙一旦何苦而爲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于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肯爲而謂太宗爲之乎是固一斷之以理而非若身承其罷者或有所私于其間子何持議之苛也予曰然是固有不可解者誠如子言或者太宗之所爲天固有以故之歟吾觀五代之際變亂極矣至周顯德年間而後戶口差安疆境差廣禮樂差制不幸世宗短祿使時得心膺大臣寄托孤幼守成業而莫安之則周曆尚可以其延一旦陳橋擁立奪嬰兒之位于婦人之手雖崇義之封比之曹髦齊和萬萬哉而揆之於詎已滋憾矣是以其在世宗

也托妻子于殿前貴重之臣而不能以保其始則在太祖也
委孤寡于太平天子之弟又何能以善其終哉其後北轅之
釁太宗子孫幾盡而惟康王得免或亦從前之陰謀天必有
以反之歟至若太祖之天下得之雖不以其道而能削平天
下之禍亂收天下之大勢以歸已使于戈息于百年生民服
其利而無變容動色之警焉此其功德之在人固有不能遂
忘者所以康惠燕冀相繼以有天下天亦終必祐之歟

痛快傳識

宋太宗

二蜀亡國之主人皆槩視之不知孟昶好文求治與民休息
此之木偶主王衍有灌口兒童神之號其賢遠矣歸命後生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三

享大國之封死有真王之贈太祖賢仁較唐莊戮既降之行
令其母子臨刑稱冤二帝開國規模其慈與惡又有不侔但
孟蜀亡而花藥夫人被俘入宮太祖御昵固傷盛德偶宴後
園太宗見兄顏色憔悴即射殺花藥釋服請罪規兄不宜縱
飲太祖容之愚謂此即弑兄殺弟姪之惡念萌繫於此夫兄
即溺於任席涕泣而道可也必不見聽則亦無可如何况太
祖善於納諫喻以骨肉至性未有不從乃敢逞此兇威乎且
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如此惡逆彰明豈曰將之云乎然在已
無過匡扶格非猶可原也南唐亡而李煜入朝太祖侯以遠
命寵以光祿恩義備矣太宗嗣位見其周后美嬈論詞命婦

入朝內宮留后淫縱經旬不出后痛詈煜煜唯俯首抱恨作
爲怨望小詞遂賜牽機之藥令其拘攣以死慘毒至矣責兄
則明待已則昏將何面目見兄與花藻及諸弟姪於地下哉

周子

極古今之變而窮天地之量者惟易而已矣易著而爲象經
四聖人而定之其後宜無以加焉三代而後流爲讖術焦原
之所推揚子之所擬卒不外是焉至於濂溪周子獨得其秘
而演之爲圖要其悠然自得則無極而太極是旨要之所從
始也然易之八卦起于乾坤不言太極至孔子繫易而始言
之堯舜以來言中而不言仁孔孟則兼言仁義周子復言中

虎溪漁叟集

卷之一

三

正仁義又何說也易之二生四四生八以逆衍於無窮也周
子之圖則一生二二復生五焉豈其理有異乎匪異也周子
懼夫絕學之後無以深明其所然故不得不按圖而設教而
其實伏羲先天之一圖無言語無文字雖不言太極而太極
之理已備矣何必更爲無極之說乎孔子雖曰太極生兩儀
然畧言之而未常詳言之也其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
夫無言者即太極之旨也天則儀之一也至於時行物生而
地亦在其中矣四象五行以及萬物之化生亦莫不在其中
矣豈非至精至約哉若夫易之四象仍包周子之五行蓋陰
陽剛柔之逆乘其實水即陰之盛火即陽之盛木即陽之稊

金即陰之穉土即冲氣以居中而太剛太柔少剛少柔莫不各從其質也至於言仁言義而以中正代禮智則子竊疑焉蓋堯執中舜用中統于四德爲言也而嵩屬之禮智無乃偏乎朱子曰此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未發之中也理固然也但以無極爲太極則不必讀陸子之書去其無極而可矣

張橫渠

張子倡絕學于關中爲一時士人所宗觀其著書有西銘東銘之解至于正蒙則自太和以迄乾稱繁然而爲十七篇者無非欲大暢其旨今說者皆謂西銘理一而分殊程朱之所不能難至于東銘則有疑于下學之功未盡者不若西銘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三

徹上下而貫始終爲所見者全也若正蒙之說程子已闕其物料之太工而考索之過甚殊失寬和之度愚謂西銘自乾父坤母以及于聖賢仁孝之大端皆不出于孟氏親親仁民愛物之旨非能爲創也特加詳焉耳若東銘于戲言戲動之訓長傲遂非之言亦可爲寡過之書也正蒙言之者雜而朱子於近思錄亦節採之及門蘇昞從而章次之句有疑其矯枉非出于自然而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亦有主理未安者由張子之學出於勉強而成之也要在後之學者能分別而取舍之爾今列其書雖有三者之異苟悉心以求之則于西銘而見人已之原焉於東銘而知得失之數焉於正蒙而見

散殊之理焉要無負于作者之意而可耳何必銖銖以求哉

二程確甚
傳識

二程先生之學術夫豈有間然但諸儒之論有以伯淳爲勝
正叔者矣又有以正叔之精切爲勝伯淳者矣此或各由其
姿性之所近故不免偏于取舍爾若究其所自則皆原本于
周子非有異也至於居敬窮理則兩先生皆守之於至謹而
不敢肆也然而不免有異者愚謂天姿之敏涵養之厚終推
大程蓋其初雖泛濫于諸家而其後反求之六經其言平實
而易知易能使人人知所以自盡至于表裏之洞徹皆非世
儒所可及若伊川特立之操得之早歲明于經術治理實有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五

濟世之才然其學從踐履中入所守謹嚴或者疑其稍隘而
宋儒乃曰孟子之才高恐伊川未到若伊川收束檢制處孟
子却不能到是伊川似勝于孟子矣予不能無惑焉即事而
論孟子之浩浩落落雖於檢制似疎而氣象之偉究已壁立
于千仞但其才稍露故說者謂學孟子之高不若學顏子之
粹然當時樂正萬章之徒被服其教而行聖道于弗墜功莫
大焉若伊川檢束雖工而紛紛門人頓起洛蜀之爭不能悉
體其教雖事始于從遊數輩然當時亦有咎其提撕之不謹
者孔門則無是也故陸子靜謂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
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漸失之

又云明道疏通伊川窒固恐非無見而然者審此可以定二
程之生平矣要之善學者師其所長無蹈其所短豈不可均
造于聖賢之域也哉

邵子

數往知來者其惟易乎言乎數而理已具焉至於孔子則夫
常言也鳳鳥河圖有嘆不言數也即云前知則禍福善不善
之幾而已推及百世因革損益之大端而已亦不言數也邵
子獨總覽於十二萬九千六百之間不亦荒乎舉其要不過
元會運世而已若夫歲月日辰之分水火土石之變寒暑晝
夜之因皇帝王伯之異易詩書春秋之殊豈能悉比擬而得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三六

當乎原夫一元之運始于日甲子星甲辰子得其所以然
故自始至終遂劃然而中解耳然二程雅不好此者何也至
於寒暑晝夜之相乘而以星爲晝以其體屬乎少陽然星不
見於晝也辰爲夜以其體屬乎少陰然三辰五辰十二辰與
夫天壤爲辰之說亦不盡主于夜也尊春秋以配伯功子謂
夷禮夔樂前乎春秋久矣何不言禮樂而言春秋也且春秋
雖齊晉之事而孔子意在於尊王今獨以伯力當之可乎然
說者謂楊子之太玄八十一章關子之洞極七十二象司馬
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能無弊惟邵子之數每加一倍以爲
法而必四截以相推使其得時行道亦必由二以生四至于

四公八碑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而止焉此固得其大致耳然予謂聖人之作易其有憂患乎而邵子於此其有衰世之思乎按夫皇極之次第似乎爲數所掩者及詳夫觀物之內篇則雖生宋之盛時蓋已岌岌知汴宋之勢將有所不忍言者不可不慎防其漸也然後知邵子非樂于隱處蓋稟乎有救世之思焉故退禮樂而進春秋其旨嚴矣不得已而思伯力其意微矣過此以往恐人類幾于漸滅矣孰謂其數之非由于理哉非身歷夫變亂者固無以識其指要之所歸也如徒以數而已則聖人自有百世可知者雖究極于十二萬九千六百亦何益乎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三

周程邵朱

通於性命之原者其理乎成乎變化之能者其數乎理不通乎數則運之而難周數不由乎理則蕩然而無本簡以馭之繁以測之能事畢矣三代以上皇極建而範疇興非無數也學者不言言乎其理而已迨緯經行而符命作非無理也學者不言言乎其數而已若夫理數相乘乃能精而深之使之渾淪於無際雖有通儒亦常苦兼此爲難焉宋人言理者尊程朱察數者推邵子然邵將曉程以數學而程不欲曰非經十年心力無以明此吾不暇也程之理學邵子又每考薄其外而不會拘係於其中則益信兼此之難也必欲兩盡所

長於以引之而不窮求之而無間惟周元公惇頤乎觀太極圖說自陳搏傳之种放放傳穆修元公從修而悟其微朱子稱其與易先天諸圖多合乃作通書之原本也周雖不言數足蓋深於數者矣修復傳李之才之才以授邵子而數學乃底於備焉二程幼事茂叔訓以指掌之學一以直靜無欲爲體遂渙然有得是元公又獨明理之奧矣其後程學遍相承接者有尹彥明焯楊中立時羅豫章從彥至李延平侗乃傳之朱子而理學究其全矣故後之論數者尊邵考理者尊朱皆未能或之先焉豈非極盛者難爲繼乎然智各遵師說歷數傳而愈精源流雖遠無敢背焉今曉曉之學文欲任智以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三

自鳴抑獨何哉兩漢儒術雖繼秦亂未甚修明學者猶尊重師授孟喜詭言習易獨受田王孫之秘解爲梁丘賀所詆宣帝遂擯斥之即今濁彼法者或禪或教或律亦必謹奉宗旨乃可聚徒而講業况吾儒體備三才獨流溫而忘歸適見其傷于所恃而終昧夫大道也

王荆公

折衷甚當非祖歐川傳識

荆公事業文章宋史斥之靡餘力矣其原皆起於蘇氏辨姦之論與呂氏袖彈之文然辨奸之論乃私心也當時起於同抑之而之韻遂致蓄憾其後老蘇晚出人望咸推公獨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焉朱子曰蘇明允常作老大盡復愁

裡過壯心偏倚醉中來之句與上韓公求官職書汲汲名利
安得不爲荆公所薄故獨紀公于名臣錄今有謂此論乃東
坡手事後托父名補之亦或然也陸子曰世固有兩賢相值
而不相知者如老泉之與王臨川東坡之與程伊川是也若
呂獻可彈文他事虛實不可知至謂私欲其弟貴顯則豈非
誣乎公二弟固卓然人傑見兄犯衆忌每效涕泣之道至于
就職遂遠畏避安得以此誡之况獻可于濮議即欲劾斬韓
琦此何說也甚者誡公目似王敦敦去宋代絕遠何從知其
似若慶曆中河北道士賈衆妙善相謂曾魯公骨脊似龍荆
公目睛似龍不更近而可據乎且必以貌取人將彼貌似陽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三

虎者又何若乎至新法不終公固宜任其咎然使當時士大
夫皆平心以濟國事因時補救益盡不可以有爲乎公堯舜
君民之志與潔已獨行之操固不必論即採其一二遺事如
春州瘴毒竄臣必死公居政府即改爲陽春縣隸南恩州自
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一代士類賴以保全此仁人之用心
也至於而垢忘盟老蘇俱指爲奸朱子亦辨其謗之太甚蓋
人之性情各有所偏後來惟呂伯恭類此蓋公與伯恭皆手
不釋卷飲食惟隨便近移盤稍遠即美味亦不下箸優倡在
前不矚惟思咸恒二卦而笑蓋忘情於飲食男女故也公當

國時郭祥正獻媚說請國事悉聽公裁有異議者必黜神宗

以既示公公耻爲小人從諛因極陳其反覆不可用時祥正
方爲章惇所辟上聞公語即着致仕守正不阿如此呂中丞
謂其賁弄威權何也熙寧八年公既逐呂惠卿求去益力鄧
享甫謂鄧綰曰公當告上待荆公以殊禮則可留矣上以此
意留公公駭然不知所謂上出綰章以示公即推劾享甫與
綰遂俱得罪以公之巖巖冷冷如此而謂其黨笑罵之鄧綰
又何誣也當時惟程伯淳司馬公曾南豐與公弟安國對君
數語最爲和平而陸子靜李樂菴王敬所章汝明之論斷皆
知公之深者若宋史之詆毀曰不如此不爲直筆陸農夫曰
若如此不且爲謗書乎亦可以盡當時之情態矣大抵公以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四

執拘之世肯任咎而不肯避怨寧孤立而不肯植黨以天下
之事爲己任而忌之者愈衆以逢迎之言爲可悅而附之者
若狂此公之所以速敗也至于新法之善否後世每陰師其
術而顯詈其人推其最病民者惟青苗善夫咸淳之間黃承
識震有言曰朱文公社倉法主于減息以濟民王荆公青苗
亦主減息濟民而利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
以鄉曲耳然黃公之丞廣德見社倉之累民特甚甚至有不堪
命而自經者又以法劄于文公而不敢變嗚呼有治人而無
治法凡事皆然安得獨咎公乎甚或以公之故而并罪南人
皆不可爲相不知南渡諸名臣豈盡借才于北乎及聽洛陽

鶻聲卽爲南人干政之兆若乃元順帝時杜鵑集于大柳而
眞人卽誕興南服又何說也當時元祐君臣倘能因公之法
虛心斟酌或存或廢慎擇而審行之未必無補於國惟槩以
私心罪斥使後來小人反紛紛得以藉其口于公亦何尤哉
獨割地之舉不爲無罪然當時蘭州五寨諸臣皆欲棄與西
夏豈得爲長算乎噫

王元澤

歿荆國者謂秀死後公竟絕嗣殆非也予觀郡志載秀早卒
無子以族人之子隸爲後不言荆國無後也宋人彭乘墨客
揮犀云秀乃丞相次子娶龐氏踰年生子秀素有心疾與妻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四

反曰丞相念婦無罪離而嫁之故是時有王太祝生前嫁婦
侯工部死後休妻之語乘與蘇黃同時於荆國世代切近或
不大相刺謬秀况次子則公有長子矣特以其幼慧愛之有
加故死而哀之極慟觀其謝表有况是哭子之年句惻惻通
于君父矣又云踰年生子則公且有孫又太府少卿王珏亦
公親孫當國時神宗賜公寶帶各玉抱肚高宗朝曾孫承務
卽王璠獻之于朝上嘉其不失守噐是公且有曾玄矣聞今
明珠峰有瑤田數畝之宮乃公舊宅漸居撫郡擬覘臺西瑤
田之徑想已就荒休官幅巾長齋投老鍾山擊擊與俱撫齋
又不可問獨怪宋士嘗或以官爲家或以京爲家祖宗墳

葉名裏前顧歐公疑公皆然東坡晚自矢云今年當詣廣陵
暫與子由別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迺邇致仕築室種果
于眉偕子由老焉後一終于頴上一卒于毘陵竟違其頴長
蘇乞任常州猶須表請於君父豈當時法禁使然歟

尹源

宋承五代之後百年之內戈戟相撞士之放廢于藝文者由
來久矣尹氏兄弟曰源與洙漸究心于古學多採前言晉爲
制科館試之文尚議論而鮮事實去歐曾之謀篇遠矣源常
作爲唐說言唐之弱由河北之強而唐之亡由河北之弱安
史以後藩鎮之權重矣雖互相侵伐猶以王室爲名及朱溫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四二

舉河南劉仁恭戰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則河北之事去矣
向使田承嗣王武俊朱滔諸人猶在溫豈能得志哉立論似
爲得理但是時唐運日蹙羣盜並興雖有善者孰與合瓦解
之勢况逆溫之兇烈以李克用當之而幾危豈承嗣諸人所
能了此哉猶之六國吞并勢必趨秦漢末鼎沸卓誅而紹叟
之紹臧而操掣之宗子無維城之固方侯恣跋扈之心追思
桓文之尊攘何可復得哉以此知人君之制馭六服不可一
日旁落其權也大權去而欲號呼于所助吾未見其有濟者
故言有似是而實非者具尹氏之論歟

金人以靖康丁未入汴北宋遂亡南渡十餘年間中興諸將
鼎立相望兵帥功至暉赫紹興辛酉冬逆檜整戕武穆高宗
聽其指使如酬酢焉佐成和議僅五六年金人終以順昌頽
昌朱仙鄆城諸戰之敗氣誓不能復振皇統七年遂乞和于
蒙古禍由捷懶初誅其子勝花都卽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
與蒙古通蒙古驟強稱帝而金戰屢敗矣武穆卒僅三十七
歲使其尚在以五六年中之精銳佐以贊世忠劉錡二吳之
忠勇問罪之師鼓行而北金內窘于宋師外困于蒙古腹背
受兵接應不暇故土何難復帝后何難反寧至舉朝婦人屈
膝于異域哉更歷戊辰己巳逆亮弑竈內亂構發吳乞買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四三

子孫亮盡誅其七十餘口并宗室五十餘人粘沒喝徹離喝
子孫誅戮無遺種天之假手逆亮代宋報仇如此其速宋人
反忘親事仇曾不若西遼君臣勵精圖治執殺粘割韓奴等
金人不敢報復較之降榻稱臣豈不貽羞千古哉方和議成
高宗幸學秦煇執經高閔譚易泰卦胡宏切責問曰太學明
倫所在今上皇生去死歸欽宗未返此臣子必報之仇太后
國母縱釋乃在金人中華大辱柄臣欺天罔人以大仇大辱
爲大恩閣下又阿諛之欺罔彌甚三復往事令人裂眦

秦張

劫平甫邠州之捷徹離曷啼哭不休而張浚卽爲徹離曷殺

平甫岳武穆圍城之捷兀术大慟欲走而秦檜卽爲兀术殺
武穆嗚呼彼秦檜者不足道凌乃何以至是哉徒使千載而
後讀何特重到渭南村之句令人爲平甫短氣咏怒髮冲冠
之辭直欲爲武穆洒淚而無從也天乎人乎予是以每閱宋
史不能不致憾于魏公者由是侵趙鬪彈李綱怒岳飛殺曲
端蒙君子盡遭其排害而信用郝瓊邵宏淵諸小人敗降相
繼以致符離富平屢潰而南宋奄奄遂不能以再振也然此
猶其後也若乃苗劉挾太子以逐君此于乳抱之重奚罪乎
迨苗劉誅而太子粵遠不得正其終使高宗終于絕嗣焉是
果誰爲爲之也律以春秋大義慶父仲遂之誅將何詞以逃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四

乎嗚呼慘矣忍矣毒矣

苗劉既平逆凌將三歲儲君并乳
母生埋于寺塔下老賊老賊自註

施全

張良憤韓之亡候秦皇東巡募壯士於沙中擊之不中施全
不附和議以斬馬刀嚮于市候秦檜出而誅之不幸爲直傘
兵所執良與全二人之忠勇同而其事之無成亦同然良巧
于得脫而全竟不免者豈其智之不若歟抑奸回之運數尚
有所未盡天每縱之厚其毒雖烈士亦有所難挽也可憐哉
良之功業固爛然酬于漢而全獨抱恨以歿今西湖有羽忠
祠蓋祀全與劉允升者允升乃建州布衣上書以白武穆者
槍并戮之嗚呼後之爲人臣者知殿前一軍校林間一微士

猶能激揚其義憤如此彼有職守者宜何如哉本會之元後有蜀人史

史浩

閩史氏家傳彌遠嵩之世濟其先其後朽骨發塚足伏其辜矣後遂并以史浩爲小人則予不以爲然觀其沮山東之師侃侃正論大有裨於國是而無如魏公之懷戾何也當時謂我能出山東以制陝彼亦能薦淮襄以解山東至易明也而浚不從乞戰僅由于李綱命令不行于督府至易明也而浚不從李椿陳敏阻于前唐文若陳俊卿阻于後皆與浩見畧同也而浚不從李顯忠熟于關陝形勢請出師由毫汴以趨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四

關陝則邇延數萬舊部可招集以收河東浚竟泥之不遣至于鑿與無澶淵之策而輟舉臨江中原無勝廣之挺而空望豪傑二十萬兵臨用僅六萬之卒山東江上兩地多掣肘之虞至易明也而浚不從迨浩力請罷政而符離已大喪師矣浩果先幾之哲哉况富平一戰不顧利浪興洋之根本而輕于一擲甚至冤殺曲端而猶以虛旗囂婁室使四十萬之卒潰于五路是趙括再見于今也以呂祉王德制鄴瓊而使鄴學四萬人以投劉豫張宗元之諫可聽也而浚又不從區區偏安之弱宋安能堪此弱喪哉而宋人必詰史而伸浚是乃

宋人之曲直也

論人者勿以一青掩其大而後可以就其實龜山謂朱穆從
梁冀之辟募豈謬稱爲貞孤宜豈亦甘董卓之召耳愚謂公
叔中卽其行事有未可槩非者如劉琨善夫賈謚李綱友于
蔡攸迹似汙而諛則正爾若時以大儒自命而徇于蔡京豈
視人則詳視己獨不見其睫耶出處之道難矣哉後世有因
舉主非其人而力辭宮允過於前賢遠矣議者猶訛之何也
又龜山當靖康初上言蔡京罪狀謂推其所自實挾安石以
圖身愚謂荆公當國京何常一登朝及神宗崩哲宗嗣司馬
入相盡變熙寧之法當差役之復期限五日同列病其太迫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四六

是時京知開封獨能如約司馬大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
不可之有是首引京者溫公也此時荆公已退老垂死矣何
曾一識京哉夫龜山之理學有源荆公固與之異趨至進退
取舍之正則龜山愧于荆公多矣宜朱子謂其苟且祿仕胡
亂應聘自是隨人鵲突也善夫李氏槃曰安石清介蔡京貪
濫和正不同京挾安石以圖身莽托周公以文篡一也謂京
禍本手安石則莽亂本于周公乎司馬程蘇各執物以仇安
石不足信也此論出而學者可平心以觀矣且已應其聘而
又罪其人則吾不知也

京黨不過借紹述以遂其外原非以
新法爲善也象山所謂紹述之

人如彼其桀無新法豈
遂無以申其奸哉漢識

謂文定公生平精力在于一部春秋其研理也深矣其取精也博矣宜其知識有餘而不受蔽于物也及怪信游定夫之一言首薦秦檜夫檜雖神奸然當時行事豈無窺見至隱如晏敦復輩者而康侯獨賢之謂其才可方荀文若夫文若果何如人哉輔曹以臧漢與輔金以臧宋者誠爲一轍所謂前
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其若斯之謂何豈能言者不必能行故知人之明自非中賢之所及歟抑學術頗僻果如陳公輔等之所見爲不謬歟但劉琨亦友賈謚韓休亦薦李林甫是固有不解者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四七

陳同父

同父以絕世之姿其所論學既不合于東萊又不合于晦翁故于孝宗朝上書以爲今世之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誦其書英氣颯爽令人懷憤激揚有封狼居胥之志其意指所歸似乎幾切晦翁也夫晦翁耿耿豈忘君父之人哉觀其抗論時賢謂沮國宋懷俊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疎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達目前之憂而養異日之毒者講和之說也祖宗陵廟之

仇既矢于萬世必報矣至敘戊午讜議則痛恨于逆檜以掣
宮長樂爲藉口排衆議以遂其奸方其投匭進書亦拳拳以
軍政爲亟而節財固本修內攘外又其槩爲新政之助者特
以登朝日淺僞學嚴禁不得展其所爲耳若正心誠意之論
甚深觀于事理之本末君心者政治之本也聞有君心正而
適于治者矣未聞主志溺而臣下得以竟其施者夫晦翁豈
忘君父之仇哉同父久聞晦翁之緒論夫豈不知其心而譏
之哉同父所指誠見當時之士外假性命之言以發身及利
祿浸淫幾忘首足之異置故不勝其感憤而見于章疏夫豈
譏切晦翁哉同父之言曰亮亦與受無鬚之禍而又爲此言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四

也夫豈自爲譏切也哉讀同父全集生平極向往于考亭其
所譏切者乃當時隨聲附和之徒所
謂假道學也豈真
譏切考亭哉洪識

洪咨夔

追思祖宗之教寧專以制藝取天下之士其始倣于周官樂
正司徒之所升及里選不效而後獨尚乎此一途故是時之
才且賢者多上之碩臣元佐以逮監司牧守莫不蒸蒸蔚起
焉士惜廉節民俗醇龐凡修之家而獻之廷者由其養之素
定也迨流及乎既衰矣坊刻盛而剽竊之弊多制科重而勢
矜之禍烈身爲不肖者猶可指數也若父子兄弟之假威擠
擁而行剝削者則舉世皆然一旦有事朝廷無所賴其用庶

民無以安其生天怒人怨國亦隨以顛躓矣昔洪咨夔當宋
業方否奸相乘權應詔上書指斥糝政陳言過激父見疏草
喜曰我能喫茄子飯汝亟上幸哉斯人之樂有賢父兄能成
其子以令名也方舜俞報罷朝命將屬崔清獻召恭大政堅
辭不起獨力疾上言謂大臣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等相
繼罷出陛下將孰與爲理乎其爲物望所宗可知矣余嘗感
憤時事與蒲田鄭牧仲傑言及此鄭曰想喫茄子飯猶未果
決須辦麻鞋過嶺表吞腦子數兩方見實用然舜俞當抗疏
時史彌遠執柄于內李知孝梁成大等力排于外不死于蠻
烟瘴兩者幸矣在已固無所逃其義而父曾弗讐焉較之藉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兪

勢虐民之父兄爲何如哉

張威 決哉關幽
之論博識

在昔混茫之初兵械未具爭心已萌逆命徂征之師皆不得
已而慎防其漸也後世干戈日整叛亂日滋雖有堅甲利兵
反不如制挺可恃者始以孟氏之言若無所據及觀嬴氏之
兵方銷揭竿之徒遂熾自謂一世二世以及于萬世可長享
而無窮矣豈知競起而亡秦族者乃出于所慮之外也昔宋
人南渡鐵馬雄嘶雖屢挫于岳韓而毒鍾逆槍功墮垂成致
足悲耳張威聲華未著俠烈從戎棄鎧鋌而弗事杖木楮以
先登敵人遇之莫不披靡軍中號爲紫大蟲焉是則智能之

士特愚不自奮耳苟其激昂義氣無往弗摧豈有難抗之敵哉凡任疆場之役者制變臨敵尚思一賈威之餘勇可也然賀齊之擊山越亦以此勝匪威獨然

元成宗詔

成宗下詔蠲租史臣上言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田歲收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議令佃民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詔特從之似足爲良法矣然予一身徧歷治亂世之盛也上行寬卹之令下沐綏靖之仁富家巨室操其奇贏鄣杜千頃猶事兼并收窮民強半之租驅迫之如僕隸及至國稅雖百追呼而不應也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五

鞭扑日加貧弱流血而已越二三年遇慶成嘉吉而有赦水旱凶札而有赦則盡蠲豪勢之積逋而貧弱不蒙寸恩也由斯以惟則元詔真良法矣及衰亂之時上中之產盡破惟弱田僅存耳官配而外不能徧爲躬耕也勢必委之佃人佃人受田則自私自利靳其租入稍急繩之則譁然羣起竟野拋荒催科酷烈日甚月異惟有田者當之粒米狼戾幸獲盈餘惟無田之佃享之於是向之所稱富家巨室者至有盡棄其田以贈人惟以脫賦稅之苦爲樂耳若復行是詔則崇奸遂詐天下誰願爲富人哉安得堯舜在上斟酌治亂盈虧之數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庶幾不必畫井疆限名田而一世

盡式于均平之化也夫

言民疾苦如指掌叟真
臯夔許身者耶傳識

劉因

朝議欲以劉靖修薛文清崇祀孔庭史臣劉定之等議曰因
之行已可謂無過但其生平未嘗著書國家修輯五經四書
監理大全因之說無一採者是以不得與諸儒之列予謂因
之行已果無過也雖不著書可也使其未免無過也雖著書
亦何益哉堯舜湯武未嘗著書不失為性反之聖周孔著書
以明道者也周官之與春秋謹嚴之辨至詳也因之獨居容
城裕宗不能留而世宗不能起所守正矣而後賦渡江胡為
哉使其著書以表彰周官魯史之是非不幾以周公孔子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載言為失正而不可居乎又謂薛瑄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
退修潔因無間然獨論其於道所得尚未能追比于宋賢夫
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退修潔非即道之所在乎舍此而別
求所為道則將務于杳杳冥冥道其所道而非世所謂道者
而後可謂之道乎跡其所議亦以文清之著述未常槩見于
世爾不思文清在朝奸璫讐之以死而不懼絕糧于途而不
愠夷清惠介行已兼之其輔主則惟勉以緝熙聖學進講則
稍說尚書春秋語孟諸史則指陳資治通鑑綱目夫大臣正
已格君能以先聖大儒之所傳朝夕獻善敗于側以匡救其
所不及此猶不足為道而必假于著述乎定之又謂苟能註

釋聖經者其人雖有過而可畧予謂聖經之不明紛紛註釋
亂之也其所以行世而傳後豈必盡藉於此乎苟不擇其人
而但云釋經者遂有功于聖人也此議一倡吾恐誤爲臆解
者千百成家人善其師說而無以究合于大道有註又添註
者矣有註復改註者矣註又添註是害經也註復改註并害
註矣猶于予而妄附於聖域抑何謬也予復有疑焉卜商觀
實行于賢親君友不以末學鄙其本聖人之列四科也亦後
文學而先德行傳解著述文章之緒餘也今非此則不得祀
有之而無所釋于經義則又不得祀是黜實行于賢親君友
之人退顏閔而進游夏也由漢而後此典重矣苟非其人誠
無足與然果有見諸行事卓然于經義之外者孔子亦願得
以爲徒者也一皆徃于無著述遂使望聖人之門牆而不得
分榮于廡祀吾恐後世之儒效漸且日流于迂疎蒙師訪儒
之所幸而英人碩士遂無由以自振也豈非率由此弊哉

真所南

先生集中所載井中心史附以詩歌并繪鐵函圖式觀書中
所載內有大明字及寺僧得之於井乃在崇禎六年然則朝
廷之興亡皆豫爲其所占矣可知匹夫而懷忠義之氣自足
貫徹乎天地至誠前知事固有然何必寶誌瑣矜爲奇慧哉
至其詩歌所謂一縷血忱開白日兩篇心誓哭蒼旻與夫更

齊道喪綱常壞湯武兵興叛逆多俯仰感慨都堪著淚但其
所引謝疊山先生一段謂其曾舉衆降附殊爲不經豈生當
兵火搶攘雖共處吳越之郊傳聞亦多失實歟謝公心跡固
明亦何可不致辨也確甚先大夫初得井中心史即補謝臯
羽合傳入古今人才大宗正集時陳孔
莊在座惜未抄存
不孝貞傳泣識

吳草廬

嗚呼士之或語或默或出或處豈可偶焉而已哉即論人者
於此亦豈可偶焉而已哉立身而或悖乎此則失身論人而
或悖乎此則失言失身罪也失身而并失其人獨無罪乎公
士人立身于出處之際難言矣而輒釋之曰士有百行婦惟
虎溪漁叟算

卷之十一

五

一節是固嚴以待守節之婦而寬以待失節之夫矣豈聖人
之言乎吳文正不幸生宋末造五歲而日誦千言二十而舉
于鄉貢羣遂責其貢于宋而仕于元以失節黜其祀典夫宋
人鄉貢豈可與今之舉人同例而論哉今登賢書名曰通籍
再酬則立縻好爵不酬亦位列方州因而漸躋通顯者輩以
焉宋人貢于鄉者雖屢舉不沾寸恩儂志高發三解而猶吝
一官張元已殿試而復遭駁放遂激成其暴亂去爲賊帥釀
東南兩徼之大患豈非取士之制未善哉吾郡宋南渡而後
每科額取三十九名及進士不第仍復諸生此不過如今一
起送優等秀才耳文正甫冠應咸淳庚午之選以萬國咸寧

賦中二十八名明年廷試不第宋祚旋亡矣蒙古初入潛身于臨川書院著述于布衣谷中苟全性命不求聞達然已名重一時程鉅夫奉詔求之元明善董士選等交疏薦之遂以司業集賢屢退屢進優游于經筵流杯之席矣宣德間澧州教諭蔣明奏其道宗孔子學術六經宜得從祀時大臣胡忠安浚楊文貞士奇等趣上行之世廟議禮閣臣罷出其祀議以宋臣不當失節仕元嗟夫使公當宋末或有民社之司而開門降敵或當委裘之任而反面事仇人固不食其餘矣若以先代一優等秀才未縮半通之綸未秩升斗之祿乃與失節同棄則禮于仕而未有祿者違國而舊君薨涕爲之服果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畜

何謂也而况其未仕也聞吾鄉先輩嘉靖官于朝者夜夢有容持刺至門大書鄉侍生吳澄拜次早聞故乃抱其黥像俎豆于家數百年後猶英爽如此世廟所議之禮臣子雖不敢議豈云盡得當哉祀與不祀不足爲公累也公生平事績不過淹留翰苑上無可輔之君德下無澤民之權力避世苦曼情之流而已獨其著作之富表章于六經爲多修訂三易辨詩書之源流春秋列傳而外採啖趙陸氏之遺說而復序之以諸家使聖經無不通之例三禮因朱子所分之章口並加倫紀儀禮逸經及傳獨爲纂次周禮冬官辨證不亡從加考註惟王建國一節做五官之序以補之不疑其僭有功子先

聖多矣後世讀其書論其人得之意言之表可也

虞道園

懷古志道之士生當平運之朝作爲訓辭揚扈休美如說命
納誨徵諸巖野之夫丹書陳戒授從屠釣之叟豈不洋洋乎
纒纒乎人稱大雅也哉世衰道喪昌言攸忌無論不得志于
時者無以自見其英奇即匡朝秉政蔥若履冰而虞文靖之
生平奎閣禁林屢聞顯擢素所學問宜其施之裕矣顧乃畧
無表見明光執筆不過神符鬼籙禱祀淫濫之篇此豈有關
于國是哉亦豈私志之所安哉觀其作吳上人詩序謂古者
君臣賡歌頌德樂聲備焉薦於郊廟宴享措諸田獵征伐或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五

陳農畝之艱難或咏井甸之和樂其用大矣此公泫然追古
昔稱先生而思之不可過也又言亡國之時變亂已極于是
有謠誦讖緯之文史傳物色之議神仙術數之說鬼神幽怪
之語此公自傷職任之若此吞聲而不敢辭者也雖其疇昔
經畫有科舉求賢之論有青齊墾耕之書徒寄空言未敷實
績作爲詩歌序記多與栖禪羽客酬應往來歷仕通顯仍謂
之不遇可也彼士不幸而生遼所遭往往懷古志道不得一
展其所學徒自困于山巔水涯之間者弗可勝道矣是則資
適所逢豈不以其時哉豈不以其時哉

情見乎詞如
聞天籟傳識

先生作深慮之論謂禍常發于所忽之外引證古今興亡之勢判若列眉矣及其輔佐新君專務改制復古上下相安于仁柔及知諸藩弔戢不能以至誠大德黜杜其和謀而亟亟于削奪懿親激成天下之大亂使身族罹家令之殃而禍慘踰吳楚之變豈其慮之匪深哉由忠有餘而智不足故敗亡與之俱烈也每撫公之遺事輒爲惘惘淚下蓋惜其不熟史遠之贊孝景以爲諸侯太盛而錯除之不以其漸也

吳康齋

論人於近今之世當觀其學術之純疵出處之邪正而其人
之賢不肖別焉即其賢之或大或小亦別焉不
宜苛求一二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五

端之失而盡棄其生平也如吳康齋之資稟穎異年方十九見伊洛淵源錄即日夜玩習遂棄其舉業盡讀四子五經闔洛諸書而其精悟每從小學近思錄證入爲多自謂氣質偏于剛忿少從洗馬楊公受業方始覺察後乃極加磨礪漸造和平家貧躬事農圃刈禾傷指雖血流而不輟及至荷鋤歸休偶與山花相值幽草自生水聲浪然逸思無限此其意象已洒然于物外矣後來指摘之者不遺餘力陳建張廷祥輩爲尤甚謂其日錄所記終日說夢或夢文王孔子來訪或夢朱子來訪此誠不切于理但其一生所學非得之于夜枕即得之于早枕于晝寢焉至于夢子陵之釣臺夢小兒之鳴琴

夢二妙之高縱夢高堂紅杏之歌夢喬木清風之詠馴至載
竹衣歸其妻亦夢孔聖見訪夢何類也年近八旬猶然罪已
責躬私恐學業有愧故又有脚板何曾夢孔顏之句是人厭
其夢之多者已猶存乎見少矣然亦何傷於理哉陸放翁平
生嗜詩今考其吟咏強半得之夢中此亦志之所至氣或至
之周禮設占夢之官因之舍萌而獻吉振古如斯匪獨公爲
然也登朝陳說中庸內閣羣公齊加眷注南陽尤爲傾倒至
於御桃分惠歸騎從容亦豈虛聲可致哉又交訾其訟弟奪
田此亦家庭之不幸耳觀其上石憲使書自稱百姓之冤幼
小隨親宦遊祖宗丘墓被人侵占盜葬具訴于官人頑健訟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七

不遵遷改夫禮莫大于重本罪莫大于忘先是以不避斧鉞
乞賜施行人頑健訟崇俗固然於今爲尤烈也公弟盜賣乃
祭田也君子雖貧不粥祭器况祀產乎侵祖墳有訟賣祭田
有訟皆所遇之不幸耳可深求哉又罪其石亨譜序稱門下
士夫既被其薦舉則門士乃通稱也陽與而陰避之即孔子
於陽貨且然况其他乎且跋石氏族譜寥寥五十餘字必以
光族顯親絕無獻諛之語今門生之於舉主敢若是其簡傲
乎此其大節已凜然矣預畏石氏之禍去而不言歷兩都不
交士大夫間有問其勇退者但搖手曰吾欲保性命爾何其
先知之明也公教人讀書凡四書經史惟宜靜玩本文獻

註繁蕪不務著述故其遺集過於樸拙不以文而掩質不以博而溺心此雖公之所短正公之所學者大而有原也學者苟能深觀自有得焉強詆前人無益也

王陽明

三代而下士之能文章者未必深淳于道德若夫文章盛矣道德死矣求其勲業爛然著見又幾幾其難之也惟王文成以世臣之胄早駮歷於中朝即冒觸璫穢竄謫蠻方跡其始志固士夫英特自許者耳及龍場淒苦載籍遺亡才智無所要其奇困窮每以衡其慮壯懷銷落獨見天心本以卓犖之姿益湛靜其內性獨推良知之說將自喻而喻人非有乖於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五

聖諦也而起而非之者至衆何哉原其良知即孟子所謂良知良能也在彼則即知即能故言知而不言能又恐論于虛也復增之曰致良知亦即大學之致知也其訓迪來學必先教以立志亦即聖人十五志學馴至從心不踰而漸造于自然非有歧於聖學也但其發揮前言欲上繼夫往聖及門問難每謂賴天之靈得千聖不傳之秘若其前知風悟反有出于先者持之既堅而執之太甚于是卿士大夫羣謂之曰除却良知更有甚麼說公亦隨應之曰除却良知更有甚麼說遂至言闢策問指斥以爲僞者矣秉國元臣昌言其事不師古言不稱師者矣以至英主搖動亦言其學術事功多有可

議者矣由其教本于即心即理即經即知即行故其與朱子之說往往牴牾觀其作朱子晚年定論序謂新安暮年方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其集註或問皆中年未定之論未及改正語類又門人挾勝附以己意與平日師說大戾遂采錄成集以示後學故其自信愈確乎其不校矣大抵文成生當盛朝是時士方志於功名務爲辭章進取之學而不反諸身心故與白沙陳氏皆先後力起而矯正之如所謂尊德性即道學問致廣大即盡精微學問思辨即是篤行致知即是格物博文即是約禮固有二之而不可得者然四子之書如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業已分矣如子路有聞是知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五

也未之能行則行也致知格物著一在字故云即格即致然下復承之曰物格而後知至豈遂無幾微先後之分哉則欲悉此而一之恐亦多有難合者其謂六經如富人產業之記籍學者不求之心而牽制于載籍六經之文猶富人不求產業之實積徒求之記籍終必失其產業而爲貧人後儒識之謂記籍雖非產業而固產業之命也今不按視記籍而徒以意臆產業有不失其富者乎此其言之可思者在學者審察而精之而知六經之與性命皆有不可偏廢者耳要之學業如文成用志不倦如文成勲業著見如文成又豈可以厚非哉嗟夫方其經畧南荒桶岡涸頭之寇八寨恩田之師或陽

縱盜渠或陰結賊黨或勦撫之互用或建設之隨宜百計千營兵常由于詭勝謀不妨與詐期說者疑于誠正之學有得然孔云武備孟云天吏干戈雖貴于省躬聰明不廢乎神武卒使功成而天下安之庶幾通儒之近于寡僻者乎

張江陵

國之所以恃夫相者在能內固其根本之謀而外足于疆圉之計故有謗在一時而效乃見于數十年之後者真社稷之臣也若必以其氣質之未純而昧其匡維之大節雖有伊周恐大用未竟而先以放桐不利孺子戮之矣吾觀江陵在事所乏者休休之度耳然用入行政固未可厚誣也與王敬所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李

論大政有兢兢守法不敢更張之言與吳環州張心齋及各巡撫調議邊境或欵貢或防守或屯積卓然皆見諸施行而與新鄭相秉稟較之前乎此者節鉞之臣免嘉靖之慘戮後此而枹鼓且晏然矣至于土蠻之變則委干城于威南窟兩廣之憂則寄腹心于鍛石汀使後來無潰敗之人救寧豈有艾哉乃景風之典未頒博陸之禍隨踵不能不痛恨于言議之臣也追維後事之慘亡我朝者乃臺諫亡之也嗚呼安能起馮

張

草于九原而干刀以糜之乎烈皇在御首

復其廢固知公道之在人者自不可磨而帝之所以風厲羣工亦卓然爲不可及矣

史仲彬

予於靖難時事間讀吳江史仲彬先生致身一錄未嘗不廢書而流涕也嗚呼古人臣之事其君者亦豈有一成之跡哉或不顧行遜或詔子出迪顧其義之所安而已當金川獻門大內火起從建文帝而出者二十二人今國史所載多有異同并或失實無若仲彬周旋帝側二十餘年此錄親授其子晟詳於國史遠矣今云帝改名楊應能非也倉卒時少監王鉞于奉先殿左昇高皇所遺鐵鋼紅篋以出立命碎之內藏度牒三章有名無姓一應文一應能一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內有朱書云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六

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應文乃帝名也楊應能係吳王教授見牒有名慨然願從葉希賢見應賢牒與己名同亦毅然祝髮程濟爲帝披剃三僧易衣懷牒侍臣九人從帝至鬼門牛景先以鐵棒放門由鬼門出後湖一舟艤听以待十人問故舟人答曰臣乃神樂觀道士王昇昨夜夢高皇命臣在此伺候臣是以知陛下來也舟至太平堤畔間步至觀俄而十餘人復至共二十二人兵侍廖平襄陽人刑侍金焦貴池人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按察王良祥符人叅政蔡運南康人卽中梁田玉中書梁良玉梁中節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司務馮灌黃岩人御史葉希賢松陽人大監周恕何

洲徐府賓輔史仲彬吳江人編修程濟績溪人鎮府牛景先
沅人王資揚應能劉伸杞縣人侍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
王之臣襄陽人上命但以師弟相呼自後隨行不可過五人
餘往來道路接應衣食中有改名稱塞馬先生稱馬公稱馬
二子則馮淮也稱雪菴和尚則郭節稱衣葛翁稱天肖子則
趙天泰也稱老補鍋則王之臣稱東湖樵東湖主人則牛景
先也稱雲門僧稱稽山主人稱槎主則予臨川人宋和郡志
失紀載也從此遁至仲彬家同舟惟八人則帝與仲彬程葉
楊牛馮宋耳越癸未帝寓雲南之永安寺甲申八月帝同楊
葉程來仲彬家君臣各易新衣出遊天台鴈宕馬二子稽山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三

主人金焦亦同會於石梁丁未春彬同何洲謁帝于四川白
龍山之深處庚子春仲彬訪帝鶴慶不遇過於浪穹之山寺
楊葉死此葬庵側甲辰秋洪熙改元訪帝雲南甫入湖廣界
即遇帝旅店忠義之感亦奇矣哉十一月同至彬家復遊天
台至明年三月復來擬往祥符渡江彬至江上而及止程濟
從自後彬以從亡一案爲仇訟竟死獄中乃宣德二年丁未
也明年子晟訟冤于按臺置仇于死快哉至九年甲寅五月
晟方生子而帝忽至留五日具衣糧以行亦惟程濟與俱自
後不知所之矣正統戊午禁網愈寬晟漸出此錄今世史不
載予於門人李聖水處得其抄本因節錄以傳續說郭有全

文想其備寫當日情形宛然必出自史氏家藏决非偽也按漢程濟有異術能遁形與冷故敬相仿佛故能護建文君而無危也錢牧齋力辨致身錄爲僞撰雖甚精核然建文君之不死于亂亡時則文皇固已知之矣故胡忠安之訪張三半鄭和之下西洋皆爲此也西山老佛之歸似爲實錄項修明史而內府所載絕無一筆及此諸秉筆者蓋信錢氏之辨愚竊謂此事原無從入內府之紀載正須從野史據逸事也

藍玉

人主御夫英將者恃其威神之凌厲爲吾驅除天下之大患即可寵任而無疑若既藉其勇功又責其素行修飭是必得方叔召虎之臣而後可方召之臣不世出而天下禍亂較治平而恒多苟非其人遂置喪亂于弗理乎抑姑使貪倖謀徐以收其効乎原夫藍涼國之遇主大抵與唐薛龍門同俱當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三

英少之年抱驍勇之志事開大之主於倦勤之時終乃成敗異軌者蓋龍門雖素嫻韜鈴猶恂恂讀書自註周易時出新義蓋儒而將者也故太宗特加眷注曰今諸將皆老惟爾後進朕不喜得遠東獨喜得仁貴也由是父子繼美勳業爛然良有以哉若涼國威會風雲奮其力又以開平內端世資有藉乃竟恃功驕恣豈所宜乎人主推念征討之功赦其帷簿之罪亦未敢遽有異志柰何以元妃曖昧之私大加責怒丹書鐵券猶勒其醜跡欲以告宗廟而銘彝常其誰堪此馴致勝國母子莫保其終玉亦從此叛焉黨徒糜爛亦慘烈矣昔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帝

命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辨對魏徵亟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
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褻狎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
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纒之臣陛下道高
堯舜曾二君之弗逮哉太宗欣然從之愚謂高皇倘能弘太
宗之度則王之禍吾知其免矣使京國處心積慮兢兢持盈
如龍門之卑以自牧固當以功名終即今有罪亦將等於萬
均之宥矣何致滅裂如斯也嗚呼從古君臣遇合之際豈不
難哉洪憶胡元瑞筆叢謂註易者別是一人但與龍門同姓名耳不知孰確

10017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畜



洪憶胡元瑞筆叢謂註易者別是一人但與龍門同姓名耳不知孰確

命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辨對魏徵亟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
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褻狎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
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纒之臣陛下道高
堯舜曾二君之弗逮哉太宗欣然從之愚謂高皇倘能弘太
宗之度則王之禍吾知其免矣使京國處心積慮兢兢持盈
如龍門之卑以自牧固當以功名終即今有罪亦將等於萬
均之宥矣何致滅裂如斯也嗚呼從古君臣遇合之際豈不
難哉

